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Derek Walcott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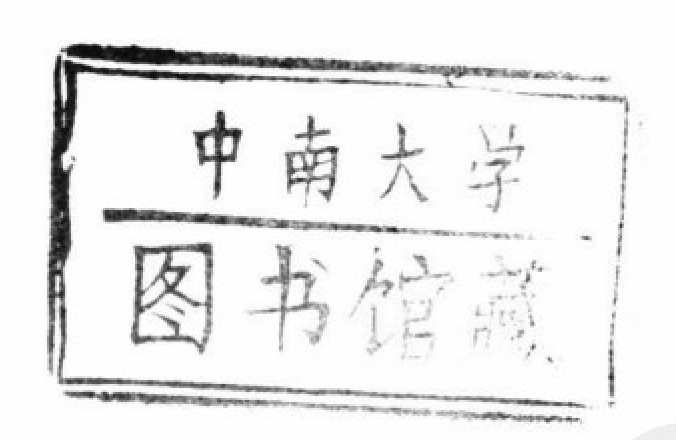
傅浩 译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傅 浩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圣卢西亚)德瑞克·沃尔科特著；傅浩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5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232-4

Ⅰ. 德… Ⅱ. ①德…②傅… Ⅲ. 诗歌-作品集-圣卢西亚-现代 Ⅳ. I76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6701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707号中化大厦1101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wfbooksell@vip.163.com）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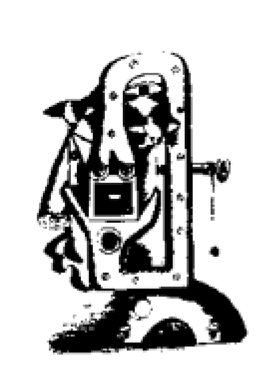
第四辑

《梅利尔诗选》 （美国）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第五辑

《R．S．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
（英国）R．S．托马斯 著
《雅姆抒情诗选》 （法国）雅姆 著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圣卢西亚）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谷川俊太郎诗选》 （日本）谷川俊太郎 著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
（罗马尼亚）安娜·布兰迪亚娜 著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鲍有斌 编
《北欧现代诗选》 鲍有斌 编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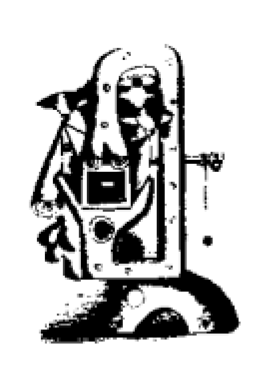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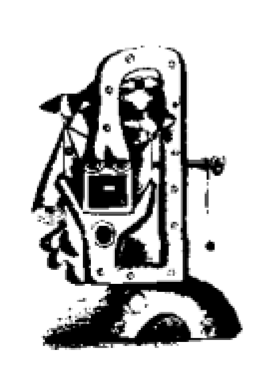
译 序

傅 浩

德瑞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 年 1 月 23 日生于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原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1979 年独立)首府卡斯特里市，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非洲裔，此外他还具有荷兰人血统。他不足一岁时丧父，与孪生兄弟和姐姐一道，由做小学教师的母亲抚养长大。十四岁时，他初次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四年后用母亲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钱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25 首诗》(1948)。他跑遍全岛推销自己的诗集，终于得以把钱还给母亲。一年后，他的第一部剧作《亨利·克里斯朵夫》(1950)上演。同年他创建圣卢西亚艺术行会，并考入本岛的圣玛丽学院，同时在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大学进修，1953 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在圣卢西亚、格林纳达、牙买加等地任中学教师。1959 年在特立尼达创建戏剧工作间，任导演

达十年之久，同时为报纸撰稿，写作不辍。七十年代起以客座教授和住校诗人身份出入美国各大学。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创作系，夏季则回圣卢西亚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度假。

沃尔科特创作颇丰，迄今著有诗集二十余种，如《年轻人的墓志铭》(1949)、《诗作》(1951)、《在一个绿色的夜晚》(1962)、《海难余生者及其他》(1965)、《海湾及其他》(1969)、《另一种生活》(1973)、《海葡萄》(1976)、《星苹果王国》(1980)、《幸运的旅人》(1982)、《仲夏》(1984)、《阿肯色契约》(1987)、《俄默洛斯》(1990)、《厚赠》(1997)、《铁波罗的猎犬》(2000)等；剧本近三十种，如《要一位领袖》(1950)、《罗宾与安德烈亚》(1950)、《悲悯的代价》(1951)、《三个刺客》(1951)、《哈里·欧涅尔》(1952)、《假行家》(1954)、《十字路口》(1954)、《太子港的海》(1954)、《金狮》(1956)、《镇上的酒》(1956)、《提一让及其兄弟》(1959)、《鼓与色彩》(1958)、《猴山梦》(1967)、《富兰克林》(1969)、《在一座精致的城堡里》(1970)、《雪王后》(1977)、《哑剧》(1978)、《玛丽·勒浮》(1979)、《岛屿充满噪音》(1982)、《牛肉，不要鸡肉》(1985)、《奥德赛》(1993)等；另外还有杂文集《曙光所说》(1998)等。除诺贝尔文学奖(1992)外，他还曾获多种荣誉，如洛克菲勒奖学金(1957)、牙买加戏剧节奖(1958)、吉尼斯奖(1961)、皇家文学会海纳曼奖(1966)、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蜂鸟勋章(1969)、奥比奖(1971)、西印度群岛大学荣誉



文学博士(1972)、《洛杉矶时报图书评论》诗歌奖(1986)等。

在《猴山梦》序言中，沃尔科特提到他“精神分裂的童年时代”，那时他过着“双重生活：诗的内部生活和行为与方言的外部生活”。作为在殖民地长大的混血儿，他的“精神分裂”远不止此，而且必将伴其终生。难怪他的血统与文化中黑人与白人、臣民与宗主、加勒比本土与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在他的创作主题中占主要地位。在他经常被引用的早期诗作《远离非洲》中，沃尔科特直露地道出了处于种族与文化交混中身不由己的矛盾心态：

> 我，被两种血液所毒害，
> 分裂直到血脉，将转向何方？
> 我，曾经诅咒
> 那醉醺醺的英国治安官员，在这
> 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
> 背叛二者，还是归还它们所给予的？
> 我怎能面对这屠杀而无动于衷？
> 我怎能背离非洲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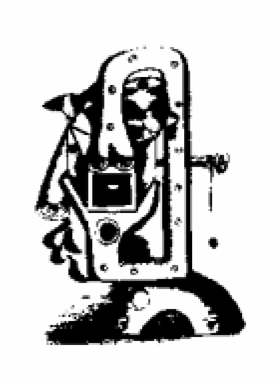
在另一首诗《飞行号双桅船》中，诗人借一位水手之口道出了混血儿在黑白分明的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前者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抱歉说：‘历史如此’；/后者说我不够黑，

算不得他们中的精粹”；“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

有论者也指出沃尔科特作为诗人的困难处境："沃尔科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诗人，而他又是个黑人；为此他既冒不相干的责难之险，又冒不相干的赞誉之险；白人觉得他挺聪明，居然能写得像别的老练的诗人一样好，黑人则觉得他从事白人的艺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①]沃尔科特本人则说："作为西印度群岛的英语作家，有时不免受到本土评论家的批评，说是'太英国了'，而英国评论家则会说，'有些用语太地方了'。作为这个地区的文学先行者，我们这一辈不免会受到两面的批评。这是经常面对的问题。"[②]

尽管为种族、文化以及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所苦，沃尔科特并不拒斥他既已承受的一切，而是选择了拥抱本土和殖民文化两方面的精华。“作为两种充满生机的丰富文化的继承者，他利用其一，再利用其二，最终从中创造出他自己的个性化风格。”[③]与他所钦慕的爱尔兰英语诗人谢默斯·希尼相似，通过个人奋斗，沃尔科特成了文化分裂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在《港口》一诗中，他把这种个人奋斗

① 《当代作家》第26卷，446～447页。
② 《当代作家》第26卷，446～447页。
③ 《联合报·副刊》，1992年10月10日。



比做充满危险的"秘密出航",为的是要寻求内心的平静:

> 可是此时目睹我在一片比任何情话
> 都残酷的海面上向外航行的其他人
> 会在我内心看到我在一场古老的骗局中
> 逆行开拓新水域的航程所制造的宁静;
> 免于思想之危险者可以安全地爬上大轮船,
> 听有关溺死在群星附近的玩水者的小道消息。

向外航行是为了看世界,也是为了向世界证实自己的存在。沃尔科特选择了文学作为他闯天下的手段。他把文学创作看得非常严肃而崇高,以至于诗本身和练习用英语写作的学艺经验都成了他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最早的诗作之一《序曲》中,诗人强调了学习英语写作对于他个人乃至处于落后文明状态的岛民们所具有的开拓性意义:

> 我们已迷失;
> 仅仅被发现
> 在旅游手册里,在热切的望远镜后面;
> 被发现在蓝色眼睛的反映中——
> 那些眼睛只熟悉城市,以为我们在此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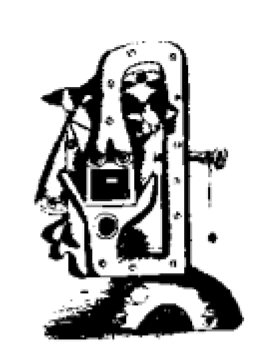
时光爬过忍耐已久的忍耐者，
于是，已做出一种选择的我
发现我的童年已结束。

而我的生活，当然品尝深沉的香烟尚嫌太早，
被拧动的门把手，在时间的肚子里
搅动的利刃，必须等到我学会
在准确的抑扬格诗律中苦吟之后
才公开。

个人与集体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如果说沃尔科特的诗作多以意象和隐喻暗示个人经验，那么他的剧作则直接呈现加勒比人的集体经验。它们多以加勒比海湾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为题材，而且多以本土方言写成，例如《亨利·克里斯朵夫》即再现了十八世纪前期奴隶亨利·克里斯朵夫在海地称王的故事。有论者认为，沃尔科特希望创造一种"对社会变革或至少对社会认同起催化作用的戏剧"。[1]他试图直接对他的人民说话："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尽可能写得强有力……以使大体的情

① 《当代作家》第 26 卷，447 页。



感能够被一个渔夫或流浪汉吸收，即使他不是每行都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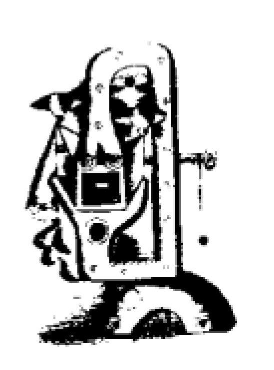
对于风格的注重使得沃尔科特的诗作具有意象繁复、形式厚重、韵律和谐、用典考究等特点。有论者称其具有“（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富丽”。另有人则认为他的诗风过于“崇高炫目”，以至于几乎使诗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译者的印象是：沃尔科特的创作思路基本上是西方人的演绎式的，他的有些诗作的先行主题是简单的或概念性的，尽管他颇善于组织、铺陈感性意象和经验。他的成功部分在于，他用熟练掌握的一种国际性语言给“旅游者—读者”生动地描述了他生长于斯的岛国风情和历史，以深刻的透析和巧妙的类比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这需要有高度的技巧和对两种文化的深切了解。瑞典学术院在授予沃尔科特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其诗作“大量散发着光彩，且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撞击下的产物”，可谓的评。此外，译者感到，沃尔科特的语言光谱颇宽，词汇量颇大，文体多样，从典雅古奥到地方俚俗，从文学滥调到鲜活口语，他都能信手拈来，揉在一起。尤其他营造的比喻极具独创性，精确而生动，无疑得力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他所采用的诗体种类也很多，而且运用得熟练而灵活。这些都

① 《当代作家》第26卷，447页。

是作品的丰厚内涵所要求的，反过来则保证了作品内容的厚重和风格的大气。可以说，这些是文学大匠所必备的特征或品质。在这方面，沃尔科特与谢默斯·希内十分相似。身为一位业余画家，沃尔科特写作了大量关于绘画艺术的诗作；身为一位受过良好英式教育的诗人，他往往喜欢从西方文学传统中搜寻题材或灵感。所以，总的说来，他的诗风是偏于雅的，他看待本土文化的眼光既有别于一般西方人，又不尽同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同胞。可以说，在精神和文化方面，他也是个“殖民后”的混血儿。在这一点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所推重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内又与他十分相似。

这里的七十八首诗主要选译自沃尔科特的自选集《1948～1984 诗集》(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如克斯出版社，1986)。此集囊括了沃氏获诺贝尔奖之前的精华之作，也是其获奖的部分重要依据。其后来的作品未必有所超胜。所译只限于独立的短诗和稍长些的诗，而不包括大部头的长诗和组诗，如《另一种生活》和《仲夏》(后来的《俄默洛斯》(1990)、《厚赠》(1997)、《铁波罗的猎犬》(2000)等亦属此类)，因为零碎地选译一些“大诗”的片段意思不大，也是由于资料和时间所限，这一次不可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译品，实感歉然，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增补了。

尽管沃尔科特行踪不定，译者还是设法与之取得了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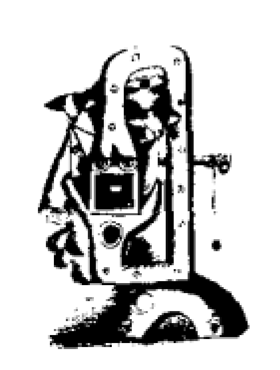


系，得到了他本人的书面授权（中译）和发表的许可。在此译者感谢他的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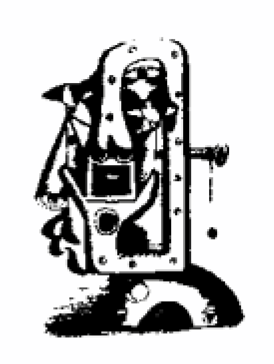
2002.7～20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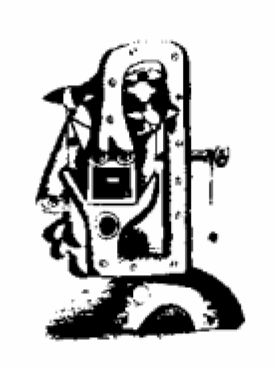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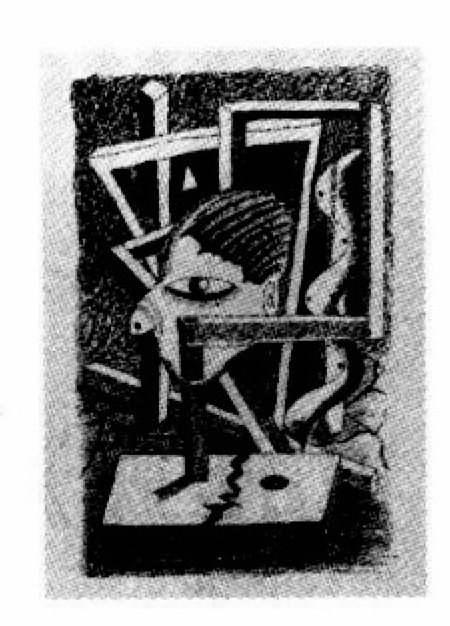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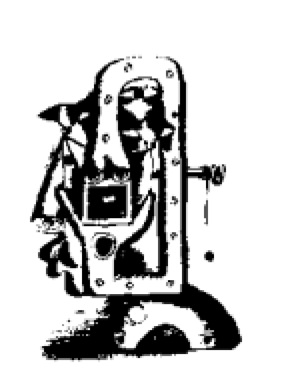


选自《在一个绿色的夜晚》

1962







序 曲

我，双腿沿昼色交叠，观望
浓云斑斓的拳头聚集在
我这低伏的岛屿，粗犷的地形上空。

同时，分割地平线的汽船证实
我们已迷失；
仅仅被发现
在旅游手册里，在热切的望远镜后面；
被发现在蓝色眼睛的反映中——
那些眼睛只熟悉城市，以为我们在此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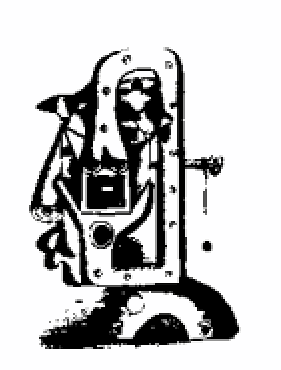
时光爬过忍耐已久的忍耐者，
于是，已做出一种选择的我
发现我的童年已结束。

而我的生活，当然品尝深沉的香烟尚嫌太早，
被拧动的门把手，在时间的肚子里
搅动的利刃，必须等到我学会
在准确的抑扬格诗律中苦吟之后
才公开。

当然，我历经所有孤立的场景，
度一个紧张多事的假期，
抻直领带，闭紧重要的腭，
记下眼前闲荡而过的众生
活生生的形象。

直到从一切转回头思索，
在我生命旅程的中途，
哦，我如何遇见了你，我的
半推半就、目光迟滞的豹子。

1948



港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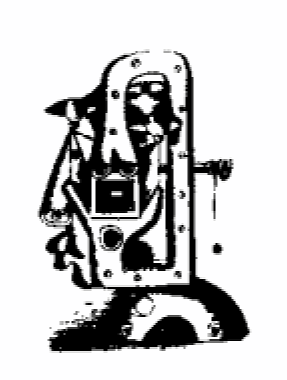
黄昏中划船回家的渔夫们
并不在意他们穿过的静谧，
我呢，既然感情已溺毙，就不该再要求
你平静的双手所给予的安全的暮霭。
而夜晚，古老谎言的教促者，
在守卫驼背山峦的群星的眨眼示意下，
也应听不见秘密的出走；时光熟识
那酷烈而诡谲的海洋，而爱筑起垣墙。
可是此时目睹我在一片比任何情话
都残酷的海面上向外航行的其他人
会在我内心看到我在一场古老的骗局中
逆行开拓新水域的航程所制造的宁静；
免于思想之危险者可以安全地爬上大轮船，
听有关溺死在群星附近的玩水者的小道消息。

1962

远离非洲

一阵风吹皱着非洲
褐色的毛皮。吉库尤人，敏捷似苍蝇，
狂饮草原的血流。
死尸遍布一片乐土。
只有蛆虫，食腐的上校，大喊：
“不要对这些分别的死者滥施同情!”
统计数字支持，学者们抓住
殖民政策的特征。
那对于被砍死在床上的白种小孩意味着什么?
对于野蛮人，像犹太人一样可以被消耗掉?

被棍棒打击着，高高的灯芯草断折
在一片白尘中，仿佛群群朱鹭，
它们的叫声自从文明的黎明起
一直滚动在干裂的河床或野兽成群的平原上。



野兽对野兽的暴力被读解为
自然法则，而直立的人类
却通过施加痛苦来寻求神性。
狂乱得就像这些惊恐的野兽，他的战争
伴着绷紧的尸骸的鼓声舞蹈，
而他仍把那本土对于由死者
订立的白色和平的恐惧叫做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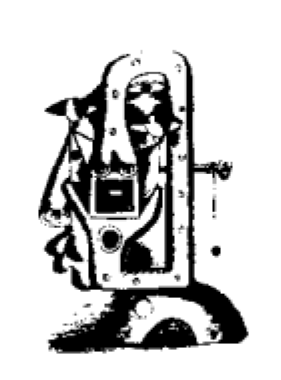
再度，野蛮的必要性在一项肮脏
事业的餐巾上擦手，再度，
我们的同情被浪费了，一如对西班牙，
大猩猩与超人角力。
我，被二者的血液所毒害，
分裂直到血脉，将转向何方？
我，曾经诅咒
那醉醺醺的英国治安官员，在这
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
背叛二者，还是归还它们所给予的？
我怎能面对这屠杀而无动于衷？
我怎能背离非洲而生？

1962

回到登纳里;雨

被囚禁在这些雨丝之中,我眼望
这遭受一条单独街道折磨的村寨,
每座剥蚀的棚屋都倚在一具木拐上,
好像瘸腿之人满足于失败。
五年前就连贫困也显得甜美,
这空气是那样湛蓝和漠然,
那海洋是那样絮絮低语着遗忘,
任何人类的行为都似乎是浪费,
这地方好像生来就是要被埋葬在那里。
　　　　　　　　拍岸的浪涛炸开
在猎食寻常鱼类的铗尾鸟群中央,
雨水正在把未铺垫的内陆道路变泥泞
于是个人的忧伤融人群体的希望。

医院在雨中肃静无声。



一个赤裸的男孩把猪群赶入树丛。
海岸随着每一次浪涌颤抖。海滩
收容一只被淋坏了的鹭鸶。污泥和水沫。
在那边一带绿光之中，一片帆
在露头的礁石之间时浮时沉；
山峦在雾气蒙蒙的光亮中冒烟；
雨水慢慢地渗透到忧伤的核心。
它无法改变其忧愁而回到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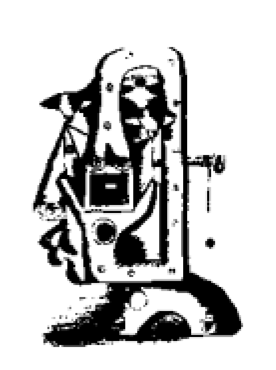
它无法改变，虽然你变成了一个
宁愿用同情心换酒喝的人物；
现在你被带到了成年开始与那
“令你思考的伤疤”离别之处。
这雨一边刨着沙坑，一边把
旧日的忧愁沉入头脑的下水道；
那情愿仅用言词帮助黑人、绝望者、
穷人的激情澎湃的仇恨现在何方？
愤怒好像风中的湿树叶那样颤摇；
雨水打在一个硬化成石的大脑上。

因为在心潮中有一个时刻，那时间，
我们到达它受苦的抛锚处——一座坟墓

或一张床铺，就会绝望于行动，问：
上帝啊，我们的家在哪里？因为无人会救出
这世界脱离其自身，虽然他走在众人中间，
在这浪花低语说要把行动
忘却的海岸之上，就像
被雨水暴砸的鹭鸶那样一声不吭。

激情满怀的流亡者相信它，但是心
被忧愁，被它的惊恐
和对家乡的苦涩忠诚所环绕。
浪漫的废话终止于破浪而前
但永不抵达拍岸浪花以外之处的船艏，
或这雨把我们上达天听的途径切断。

为什么要责怪你失去的信仰？天国仍在
它所在之处，在这些人民的心中，
在他们的教堂的子宫里，尽管这雨的
尸布覆盖了它的尖塔顶。
你比他们渺小，因为你的真理
由一股群体的激情，一份个人的需要构成，
好像那瘦骨嶙峋的坏船，自你少时起就被遗弃，
被贪婪的酸浪不断地冲刷。



白雨沿海岸拖起它的网罟；
在烧炭人堆积他们的日子的高山顶上，
虚弱的太阳给村庄、海滨和道路撒下
道道条纹；大笑的劳动者从庇身处走出来。
然而雨仍在你内心渗流，模糊着你的艺术
所夸下的海口，朦胧着言语和面目，
你也不曾改掉所有已知的习惯
以离开头脑的黑暗洞穴，上帝的
自怜的造物中最倒霉者。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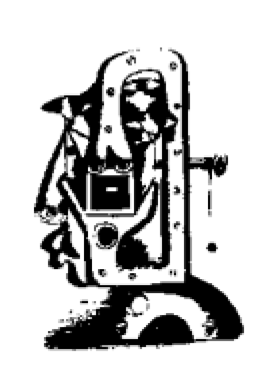
珀科美尼亚[1]

牧羊人在埃及的日光中悔过，
阿比西尼亚[2]人的汗水流淌
自腋窝和目光的墓穴，
他们的更黑的主的黑绵羊。

姐妹们叫喊着掀起裙裾
洪流，皮和油根植其中；
兄弟们摇响枯干的葫芦，
葫芦的种子就是禁果。

对贫穷的怜悯、对上帝的爱
跳动如一团火焰；准备宴会，

① 牙买加的一种民间宗教，是祖先崇拜、灵魂附体和信仰复兴的混合物。——译者
②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



每一根魔杖现在都已瘸拐，
被遗忘的爱，是双倍的兽类。

在横标和人群的上面，
羔羊在科普特[①]十字架上流血；
犹大狮子咆哮着遮掩
圣灵降临节的性欲之火。

在领受圣餐的狂欢中，
羊皮囊应和着竹笛；
怜悯这些暴怒的迷失者吧，
他们的生在赞美生中之死。

时而那盲目的畜生顶撞墙壁，
肉体的狂乱即死亡，
时而那蠕虫蜷身直立，
爬行在呼吸的缝隙之间。

拧低灯芯，合上眼帘！

---

① 科普特（阿拉伯语，原意为埃及人）是古埃及人所创建的教会，信仰基督人神二性合一，亦称"基督一性论"派，主要流传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羔羊"象征耶稣基督。——译者

给干瘪的肢体涂抹油膏！
月亮的潮水已枯干，
对肉体的嘲笑，辛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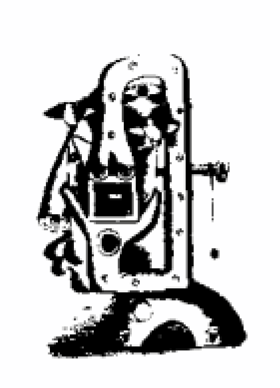
直到阿马格登[1]污染了田野，
巴比伦在那边青青郁郁，
直到那卑污而圣洁的滚动者觉得
猥亵者把看不见者哺育。

直到那些黑色形体成为白色天使，
锡安山充满每只眼睛。
高高头顶之上那黑夜乌鸦
巡视着永恒。

1962

---

① 基督教所谓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者



帕　朗[1]

伙计，我听见那些收获季节的
提琴手在扯谎就直嚗牙齿，
还有那哭啼啼、吻我屁股的笛子
让我的眼睛直冒水！
噢，当我想到从少年起
是怎样在节日里浪费时间，
我就会因欲望变成了悔恨
而眼睛红红地狂怒大喊，
却不懂得我在帕朗
和 la commette[2] 上歌唱的至理真言。
小伙子，自从亚当染上热病，
他们演奏的每首关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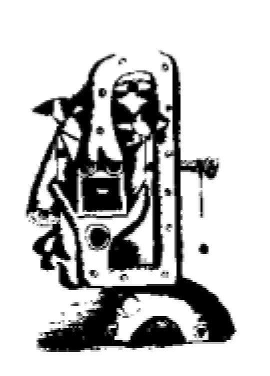
① 洋泾浜式的西班牙语，原有"狂欢"之意，指特立尼达的各种民间音乐的联奏，通常在圣诞节期间由成群结队的乐手走家串户地演奏。——译者

② 其意不详，可能也是西印度群岛通用的欧洲语言混合语，也许与意大利语的"聚会"有关。——译者

永远进行下去的该死的曲子
都是月亮的圆缺阴晴。

我老了，年轻的庄稼就不会
要这等手爪来收割她们的腰，
但既然坟墓大喊“快点儿！”
我分得清“再来”和“不要”。
这个班卓琴世界只有一根弦，
所有人都随着那支曲子起舞：
爱情是丛林里的一处地方，
伴有音乐远远地为之叹伤，
当你从她的肩上看过去，看见
一颗恒定的星星坠落，
好像后来她的一颗泪珠。
自从第一片云掀起，露出
赤裸的月亮的乳房，
当肉体叠肉体的曲子奏响时，
年轻人却用悔恨、遗憾的话语
把爱情变成了耻辱。

1962



有关一个帝国之消亡的两首诗

1

一只鹭鸶飞过清晨的湿地，刹住
摇晃的双翼来装点一根残株
　　　　　　　　　　（感谢上帝，
由于这动作，风景才得以完成；
时间和运动在某一时期
作为这么一种标志引导罗马行军的步伐，
后面跟随着扛着法律的后来的总督），
以一声啼鸣在这寂静之下划线。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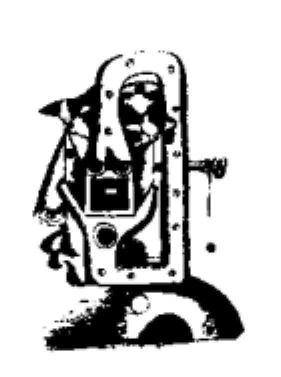
在他家这口小棺材里，那吃救济者，

非洲战役的一个退役老兵，
弯着腰，好像永远在引线穿针；
像墓穴似的只有一只眼，他的头颅，剪了毛，
或者抬起他那不毛的斜眼倾听
儿童在歌唱："统治吧，不列塔尼亚①，统治，"
仿佛他们装死也需要练习。
小伙子们仍将白白地抛洒鲜血，
不管他那流油的眼和抖颤的下巴；
假如独眼会哭，他们会信仰
一只空袖筒这样可怜的旗帜吗？

1962



① 不列颠一词的拉丁语拼法。——译者



东方和不朽的麦子

那谷物是东方的和不朽的麦子，它将永不被收割，也从未被播种。我想，它从永恒到永恒一直站立着。

——特拉赫恩：《诸世纪的沉思》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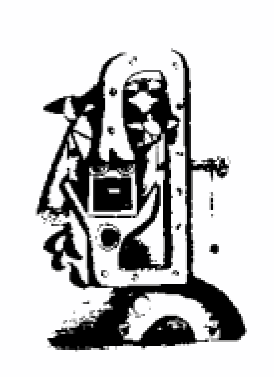
自然对于他的十三年仿佛是魔魇。
患着疟疾，汗流着与生俱来的罪眚，
在利马科尔和晚祷时分得到赦免，
那神童——暮色染红他瘦削的面孔——
观察燕子缝缀着相对的屋檐，
絮絮呢喃着人类之失去神的恩宠。
随着一片镀锡的静寂以他自身的温度

① 托马斯·特拉赫恩(1637～1674)：英国宗教作家、玄学诗人。其散文著作《诸世纪》(1699)于1896年被重新发现，并于1908年以《诸世纪的沉思》为题刊行于世。其中以对其童年经验的记述最引人注目。——译者

冲洗树叶、山丘、屋顶和院场，
面对反光的锡似的炫目的景象，
他又哭了，尽管为何，他不确定。
借助炽热的镀锡的通知，
天国就这样向得热病的眼睛开示，
罪就这样诞生，天真者变睿智。

这就是叫做原罪的热病，
这种人格化的爱却照亮地狱——
一桩告到他的天父面前的诉讼；
那张面孔为街道上声如蝙蝠的孤儿
和在微弱的灯光下蹒跚归家的废人哭泣，
当那点灯人——他的头随头发摆动——
意味着那可怕的上楼的笨重脚步声：
妈妈端着汤，也许；或者也很可能
是混沌，大地的生成者，名叫夜。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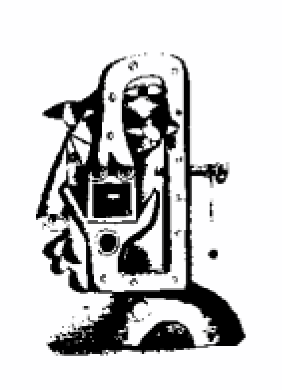
这个星期天的一课

夏天的草愈长愈旺的悠闲
连同癫狂的蝴蝶那脆弱的风筝
要求着简单赞扬的柠檬水，
其韵律轻柔胜过我吊床的摇动，
仪式也不烦人，就像一个
黑女佣一边甩着衣物一边唱着
新教赞美诗的简朴音调——
既然我悠闲地躺着，什么也不想——

或者它们本当如此，直到我听见
两个小孩猎捕黄色翅膀的叫喊，
以有关罪恶的思想破坏了我的安息日。
姐弟俩，拿着一根普通的别针，
像严肃的昆虫学家一样皱着眉。
那小外科医生刺穿那双细小的眼睛。

胖墩墩蹲着，像只螳螂在祷告，
她尖叫着扯出它的内脏。
课都是一样的。女佣让
两个神童离开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那女孩，身穿柠檬色连衣裙，开始尖叫，
当那受了伤的、蹒跚的东西试图飞走时。
她自己就是一个凝聚着光的东西，
柔弱得好像这蓝色的八月空气中的一朵花，
不曾被弄污以至于往后悲伤难言。
心智自身在恐惧中向内摇荡，
从正常的迹象逐渐摇向眩晕。
残忍之性的遗传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扯破的夏天的连衣裙，
长久的回顾——看选择在何处诞生，
当夏天的草随镰刀的设计摇摆时。

1962



布里克街，夏

适于散文和柠檬，适于裸体和懒散，
适于想像中的回归的永久悠闲，
适于稀罕的笛子和赤脚，以及床单凌乱的
八月的卧室和星期天的盐，啊，小提琴的夏天。

我把夏天的黄昏挤压在一起时，那是
一个月的街道手风琴和压尘的
洒水车，小影子弃我而逃逸。

那是布里克街上时开时关的音乐，《我的意大利》，
你好，[1]安东尼奥，还有在纸张的溪流中
扯破玫瑰色天空的儿童的嬉水喧闹；
那是引你到无水之处的鼻孔中的暮色
和沿垃圾遍地的街道而下的水的气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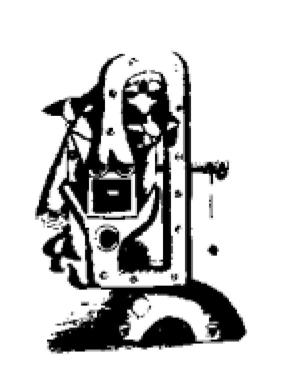
① 《我的意大利》和"你好"：原文为意大利语。——译者

还有在脑海中采集岛屿和柠檬。

那里是赫得森河，像冒着火焰的海。
我要在这夏天的暑热中把你脱光，
要是你来了就大笑着揩拭你潮湿的皮肉。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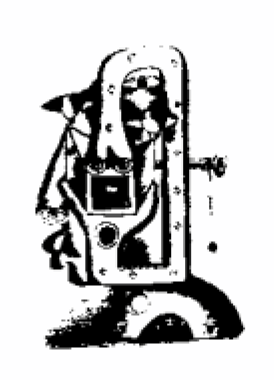
布鲁克林来信

一位老太太用细如蛛丝的笔画给我写信，
每个字都颤动着；我看见一只青筋暴露的手
清白如纸，游动在一团
思绪的乱丝上，那柔弱的丝常常中断；
要么是悬吊着语句的灯丝
对我的感觉变黯淡，一旦被抓住，它就闪亮如钢，
犹如触动一根丝，整个蛛网都会觉察。
她描述我的父亲，可我忘记她的面容
比忘记逐年逝去的我父亲的面容更容易；
有关她，我记得带纽扣的小靴子和她
星期天在我们的木头教堂里保留的座位——
只要她有力气行动；
头发灰白、嗓音尖细、永远弓着身子。

“我是梅波儿·罗林斯，”她写道，“认识你父母”；

他已死了，罗林斯小姐，但上帝祝福您的时态：[1]
“你父亲是个负责、诚实、
忠诚、有用的人。”
何等名声能配得上这样露骨的称赞？
“一位牛角画家。他在牛角上画得很精美，
他过去常坐在桌子前面画画儿。”
上帝的安宁无须用任何东西来
装饰，无须荣耀也无须壮志。
“他被埋葬了二十八年了，”她写道，“他被叫回了家，
我肯定，正在创作更伟大的作品。”
在布鲁克林某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
一只柔弱的手的力量，耐心而坚定，
恢复着我对于“言”的神圣义务。
“家，家，”她能写，在世的时日那么短了，
独自纺绩着她多年的祝福；
假如她能带来如此泪水美就不会枯萎，
也不会从毁灭其热爱者的人世退缩；
天国对她来说是画家们去的地方，
所有用脆弱的贝壳或牛角携带着美的人；

① 在英文里，对于已死之人，说“认识”应当用过去时态，罗林斯小姐却误用了现在时态，或实际上她已分不清阴阳界线，故诗人有此反应。中文难以表明时态，故此说明。——译者



那里一切都现成，他们的世界之光[1]从那里拉，
拉，拉，直到那光线成为柔韧的钢丝，
虽然似乎失落在黑暗的时期；
他们回到那里去做属于上帝的工作。

这位老太太如是写，我再度相信。
我相信那一切，我不为任何人之死悲伤。

1962


①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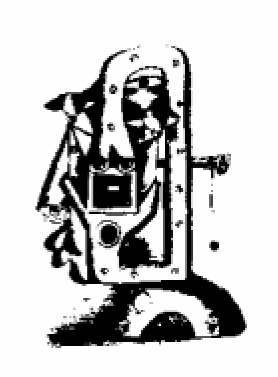
海 风

笑声短促、皮肤和头发蜂蜜色、
总是有钱的 K。在什么年代，什么样的海滨凉阴里
她一直散发着温柔的强烈气息？
我无法眺望明亮的海水而不想起她
和那晴朗的早晨：当时她唱着哦罕见的
本[①]的歌词“蜜蜂的口袋”
和“火中的松香”
　　　　“火中的松香”，
伴着大海咸涩的乐音，
那吹乱每绺蜂蜜色发卷的清风；
　　　　　那火是在什么年代？
随时光变黯淡的少女的脸，安德里欧叶[②]一片金色……

---

① 指英国剧作家兼诗人本·琼生(1572～1637)，其墓碑上的铭文是“罕见的本·琼生”。

② 地名。属安的列斯群岛。——译者



星期天。草叶透过即将崩坍的码头窥视。
树林里的餐桌,好像正进入雷诺阿[1]。
现在我既无钱又无权……[2]
可是当日光正透过稀疏的发丝沉落时,
在什么树林边,什么老墙下握住谁的手。

两个诚实的女人,天哪,她们哪里去了?
出离了那惊奇,我还回忆什么?
夜暗聚拢在渔夫的桨上。
水声啃啮着明亮的岩石。

1962

---

① 彼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主义画家。此处指他的绘画作品。——译者
② 此句原文为法语。——译者

波兰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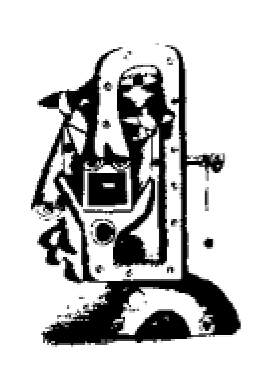
那灰色的马，死神，侧影驮着年轻的提图斯[①]
借着白昼将熄的炭火光驰往黑暗的森林；
老眼昏花的父亲把儿子描绘得
好像丢勒[②]的骑士跨着一匹驽骍难得；[③]
那马之令人难受超过那青年之令人愉快。
那武士转过坚定的凝眸一秒钟；
自信直视着它的父亲的眼睛；
那家传的瘦马准确地奔
向那召唤这般骑士，带着农夫侍从，
去那里睡卧的象征森林。
但是技巧冷静地赞美那骑手；

---

① 提图斯·维斯帕夏努斯·奥古斯图斯(39～81)：罗马皇帝。此诗似写某波兰画家以其子为模特所作绘画。——译者

②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译者

③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坐骑。——译者



绝望细描那灰色、死尸般的坐骑，
那不朽的形象用明澈的一瞥捉住
杀害它的凶手，留待后世来破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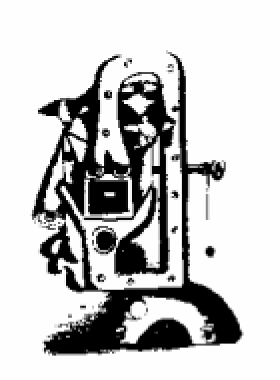
1962



岛　屿

赠玛格丽特

仅仅提及它们的名字是日记作者的
散文，把你造成一个名字，
给喜欢旅客同样赞赏
他们的床铺和海滩的读者们；
可是只有我们在其中爱过，
岛屿才存在。我寻求——
就像气候寻求其风格——写作
脆硬如沙砾、明亮如阳光、
寒冷如翻卷的浪花、普通
如一杯岛上的淡水的诗句；
然而，像个日记作者，此后
我品尝它们总是有盐的房间
（你的身体搅动揉皱的床单
起褶的海），其中的镜子失去



我们挤在一起、睡眠的形象，
就像爱情曾希望使用的词语
与海浪的页面一道被删除。

所以，像个沙上的日记作者，
我记下你光顾特定岛屿
而带来的和平：走下
狭窄的楼梯，顶着夜浪的
喧嚣去点灯，一只手
护着跳动的灯罩，
或只是刮鱼鳞做晚餐，
葱头、狗鱼、面包、红啮龟；
记下每个吻上的咸涩的海味儿，
以及你如何就着月光被迫
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海浪不屈
不挠的耐性，尽管那像是种浪费。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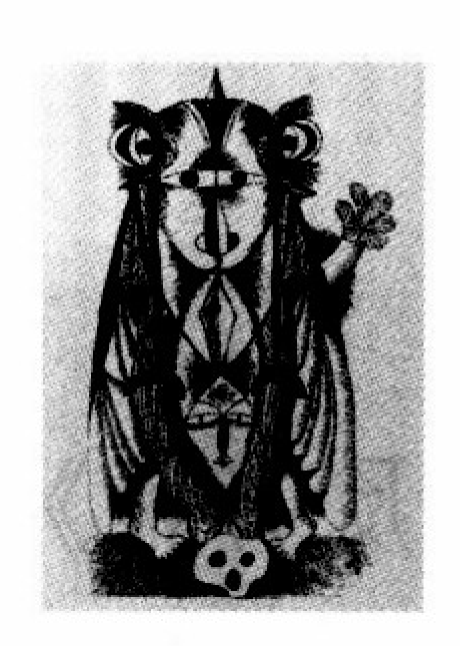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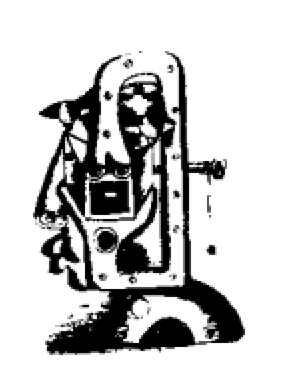


选自《海难余生者及其他》

1965







海难余生者

饥饿的目光为一小片船帆而
吞食海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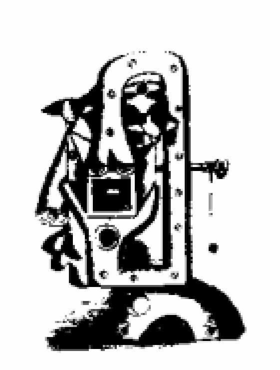
地平线无限地穿过它。

行动孕育狂乱。我躺下，
扬起棕榈嶙峋的阴影作帆，
生怕我自己的脚印繁殖。

呜呜响的沙，细如烟，
倦了，移动它的丘。
拍岸的浪像孩子似的厌倦它的沙堡。

开着黄色喇叭花的咸味的绿葡萄藤，
一张网，一寸寸越过空无。





那被沙子噎住的绿酒瓶的福音，
贴着标签；一只沉船，
用弯钉钉牢的海中浮木，白得像人手。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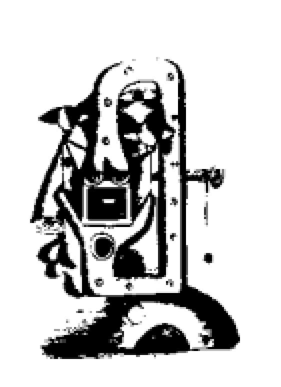
沼 泽

啃啮着大路的边缘，它的黑嘴
轻轻地哼唱："回家，回家来吧……"

在它黏稠的呼吸背后，"生长"这个词
生长出菌类，腐烂；
白色点缀着它的根部。

比藤丛、采石场或被太阳电击的阴沟床
更可怕，
它的恐怖令海明威笔下的英雄呆立
在确实、清楚的浅滩。

它无所开始。爆竹的地狱外缘判罪，黑鬼。
它的黑色情绪，
每一次落日都沾染一点你毕生的血液。



可怕的、独创的柔软动作！每一棵红树苗
都像蛇一样，它的根猥亵得
像六指的手，

在其紧握之中隐藏着背上生苔的蟾蜍、
伞菌、气味浓烈的姜花
血色的花瓣、

虎斑兰有斑点的阴户；
纠缠着它那惟一道路上的旅行者的
怪异的阳具。

深，比睡眠还深，
好像死亡，
在其缩减之中太富有，太气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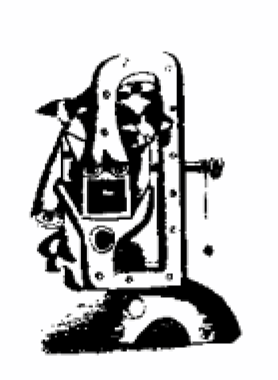
在快速填充的夜色中，留心看
最后的鸟儿如何扬喉啜饮黑暗，
野生的树苗如何后退

溜入黑暗，随着健忘症的
扩大而变黑，慢慢地把无物的

边缘收取为己有，把
肢体、舌头和肌腱融为一个结，
就像混沌，就像前方的
道路。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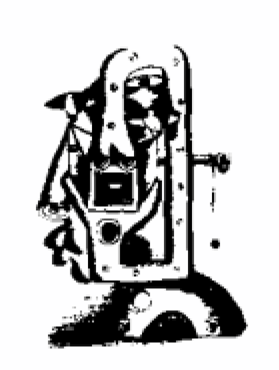


大 海 鲢

在塞德罗斯，大海鲢痉挛着
砰砰拍打着死沙滩，
瞪着一只金眼，黏糊糊地
被淹溺，带着剧烈的痛苦翻搅
我呼吸的这片海洋。
静下来后，它的巨体，
扭到眼球凸出，慢慢地
寻求图案。它变干，像丝绸，
悠闲地，又变成铅。
肚皮，有鳞，银色，鼓鼓的
像要挨刀的冰冷的硬下疳。
突然它在极大的怀疑中
抖颤，但那老颚，嗫嚅着，只
不过吐出了一些新的
血丝。一个狂热的渔夫

每一次血腥地击打它的
头部，我年幼的儿子都摇摇头。
我原本能够喊出，请勿简单地
看我们共有的这惟一世界吗？
死了，在仔细的审视下，
一条大海鲢的巨体变得美丽。

青铜色，带有铜绿色边线，鳞片
古老得就像古币串成的甲，
一个锈银色的网加入
背部的深海蓝色，直至尾部
分岔、渐尖的 Y。
安置在石头般、三角形的头骨中，
环绕着金边，那张开的眼睛
就在那儿，简单，疲倦。
一个那么简单的形状，像个十字，
一个孩子都能在空中画它。
大海鲢的鳞片，它的皮屑，
在海边洗净，举起来
迎着日光，看上去就像
咧嘴笑着的渔夫所说的那样：
厚实如毛玻璃，但更精致，



似被钻石刻画，展现着
一幅儿童画：一艘船，
一对三角帆，一根桅杆。

如此复杂的形状，
如此巨体、恐怖和愤怒
能适应如此天真的图案，
能使它穿过模糊、幻想的薄雾，
运动着，却又不动地，
驶向想像力所去之处吗？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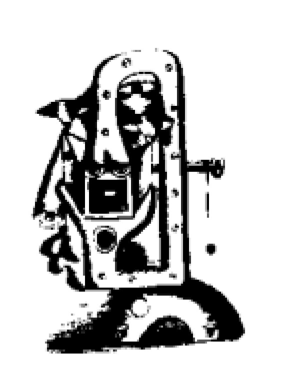
想念大海

被搬走了的什么东西在这房子的耳朵里咆哮，
无风地垂挂着它的窗帘，令镜子惊愕，
直至映像缺乏实质。

什么声音好像风磨碾至停死的
切齿声；
一份震耳欲聋的不在，一场风暴。

它此刻箍起这山谷，掂量这山脉，
疏远手势，推动这铅笔
穿过一片浓厚的虚无，

给橱柜装入沉默，叠起发酸的待洗衣物，
好似死者留下的衣服，正



像死者从前在爱人身边的作为，

难以置信，期待着入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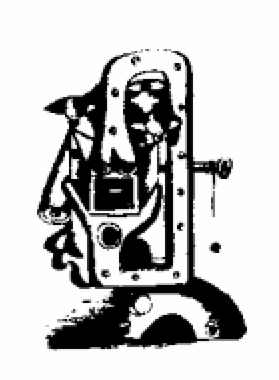
1965



荣耀号手

老埃迪的脸，河光映着皱纹，
长得像密西西比人的。那双眼，
含着嘲笑，同时又像大叔样，
乜斜着，盯住我。它们看见过
太多的不眠之夜、太多的妓寮之夜。
他按在偎在双膝间的号角的音孔上、
枯瘦、无聊的手指能够
以同样的漠然的愤怒掠过
《佐治亚在我心中》或《耶稣拯救》，
假如说催动这股狂热的是绝望。

此刻，那双眼封闭在灰白的皮肉里，
埃迪，像一位助祭在祷告，
站起，歪了歪那铿亮的号角时，我看见
成群的海鸥和鸽子一闪，从码头上



我祖母的棚屋近旁的煤堆上飞起，
我看见那些人们的灰黄的脸，
他们叹息着，好像直到入土都在
谈论美洲的黑鬼。那时正值
周日版连环漫画，躺在她的地板上，
从美国寄来，有一股特别的味儿：
混合着男人汗味儿的陈旧的钱味儿。

然而，即使埃迪的面相持有我们的命运，
我安全地处于童年之中，当时并不知道，
一曲耶稣拉格泰姆或四步爵士布鲁斯
对于干瘦、温顺的人们低垂的脑袋来说——
他们从美国回来，穿着葬礼礼服，
戴着黑色、锈色的翘边帽和软耷耷的侍者领结，
有着缓慢、甜腻的口音和猪油色的眼睛——
就是约书亚[1]的羊角号，在为受痛苦
煎熬或在痛苦包围之中的犹太人悲鸣。

此刻正是那样，当埃迪转过身去背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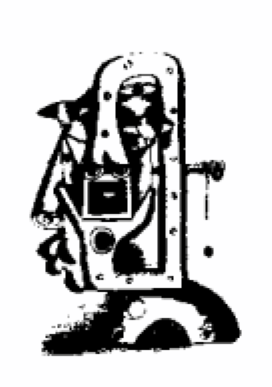
① 公元前十三世纪以色列人领袖，继摩西之后率领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即今之以色列国所在地）。——译者

我们在户外欢聚、狂饮酒精的年青群众，
两眼闭合，一脚翘起，朝着大海吹奏时，
他的号角瞄准墨西哥湾的那些城市，
莫比尔和加尔沃斯顿，[1]通过他那
苦涩的杯子甜蜜地度量他们的丰饶角，
在孤寂的洋洋喜悦中责备着我——
替被种族和流亡击败的所有人，
替在美国的我的亲叔叔——
说生活在那里我永远也抬不起头。

1965

---

① 均为美国南部港口城市，临墨西哥湾。——译者



欧洲地图

就像列奥那多[①]的思想，
其中风景展开于水滴
或龙族盘踞于墨迹，
我的表皮剥落的墙壁，在明亮的空气中，
以其脉络绘制欧洲地图。

在它那涂彩的窗台上，
一只啤酒罐的镀金边熠熠闪亮，好像
卡纳莱托[②]笔下的一个湖泊沿岸的黄昏，
或像那岩石间的隐修处，
在那里，在光明的洞穴中，枯槁的哲罗姆[③]

---

① 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家、科学家。——译者
② 卡纳莱托(1697～1768)：意大利风景画家。——译者
③ 圣·哲罗姆(347～419?)：西方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曾翻译《圣经》，鼓吹隐修。——译者

祈愿上帝的国降临
到那遥远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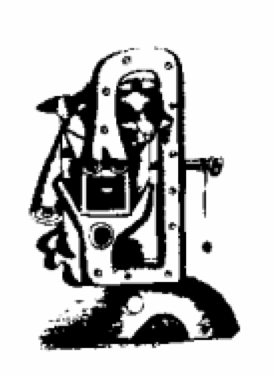
光明创造其宁静。在其环中
一切俱在。一只破裂的咖啡杯、
一块掰开的面包、一把凹瘪的水罐都变成
它们自身，犹如在夏尔丹[1]，
或在啤酒般清亮的弗美尔[2]的作品中，
而不是我们的怜悯对象。

其中没有事物之泪[3]，
没有艺术。惟有如实
看事物的天赋，被它们无法
逃避的黑暗一劈两半。

1965

---

① 让一西蒙·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译者
② 扬·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译者
③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



西班牙港[1]花园中的夜晚

夜，我们的黑色夏天，把她的气味简化
成一个村子；她采用黑鬼的不可

穿透的麝香，像汗液似的秘密生长，
她的小街弥漫着剥开的牡蛎壳、

金橘煤炭、甜瓜火锅的气味。
商业和手鼓增加着她的热度。

地狱之火或妓院：横过帕克街，
一股水手的脸的巨浪涌起，又随

海上的磷火消逝；夜总会[2]

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首都。——译者
② 原文为法文。——译者

在她浓密的头发里像萤火虫般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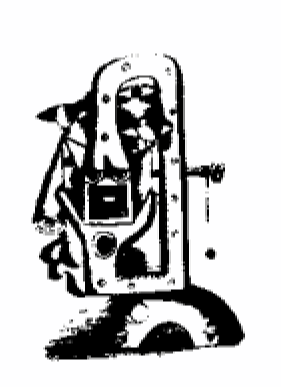
眼被车灯照花，耳被出租车喇叭刺聋，
她从廉价的、沥青油的火焰抬起脸

转向白色的星星，好像城市，闪烁着霓虹，
燃烧成她情愿成为的婊子。

随着曙光破晓，那印度人掉转他的装满
被乱刀砍掉脑袋的椰子的车子回家去。

1965





克鲁索[1]的岛

一

礼拜堂的牛铃
像上帝的铁砧
把海洋锤打成耀眼的盾牌；
被烧着，海葡萄慢慢地
把铜牌交给熔金的热度。

红的、瓦楞铁
房顶在骄阳下咆哮。
如丝如缕的空气
在大地开敞的窑口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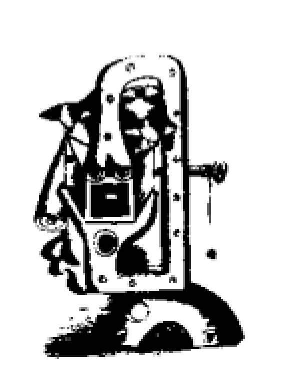
① 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笔下的人物鲁滨孙·克鲁索。——译者

扭动，好像孩子心目中
地狱的景象，只是越来越近。

下方，斯卡巴勒[1]产的
野餐格呢布铺展，
直接湛蓝、完美的天空——
我们的享乐主义哲学的穹顶。
圣地和迦南的心
像诗篇一样打开。
我苦练我的技艺。
我的父亲，上帝，已死。

年过三十，现在我知道
自爱就是害怕
被头顶上天空的蓝
或下面更粗糙的蓝
所吞噬。
大脑因艺术或酒精
而受的某种损害
每天都闪现这恐惧：

① 英国北约克郡沿海一渔港。——译者



就像他的影子变成
海难余生者一样吓人。

在这岩石上，那蓄须的隐士曾筑造
他的伊甸园：
山羊、谷物、堡垒、阳伞、花园、
安息日的圣经，都令人快乐，
惟一不足者
使他吼叫着寻求人类的声音。
被喷射着火焰的太阳所放逐，
那在海浪里翻滚的腐烂的椰子
变成他自己的大脑，由于没有同类
共享天堂的负罪感而腐烂，
被这份乐园的宁静逼疯，
以至于一棵棕榈脊椎骨般的影子
在他的脑海里建造龙骨和船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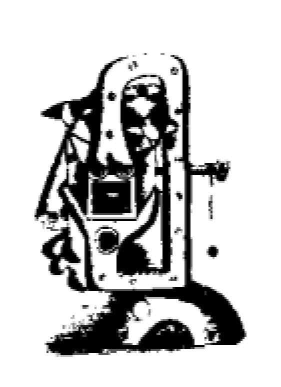
自从人类堕落以来的第二位亚当，
他的初始的
败坏含有那与生俱来的
邪说的种子，即人们失败
与他们的信仰有关。

身为手艺人和海难余生者，
头脑中装着整个天堂，
他眼看自己的影子祈祷，
不是求上帝的爱，而是求人类的爱。

二

我们来这里在油螺的
中心寻求清静的疗养，
远离激烈、突发的争吵，
远离在其中心灵好像面包
在水中分解的厨房，
任一轮咸太阳把大脑
擦洗得像珊瑚一样粗硬，
像石头一样在风中沐浴，
变得，像野兽或天然物那样，纯净。

那传说中的、职业的
悲悯，似乎与诗才同为
天赋，曾经以
耗子式的节俭靠信仰过活，将其
信任转向了角落，积存起



其狂躁有如面包；
它的大脑是一朵夜间开放的白花，
在一间酒醉、月照的屋里
看见我儿子的头
裹在被单里，
像一枚砍下的椰子，飘荡在浪花里。

爱人啊，我们孤独地死去！
我被那铃声载着
回向少年时代，
回向那灰色的木制
尖塔、丰收和金盏花，
回向那些可以被一位
冷酷、正直的上帝——
他的胡须是一团卷云——
就像收取我父亲那样
收去的人们当中。
优柔而骄傲，
我永远回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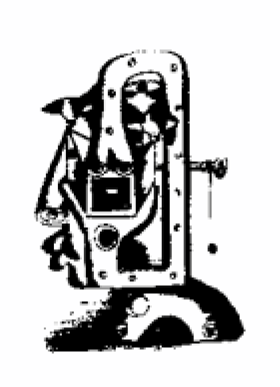
我已看不见地狱、
天堂、人类的意志，

我的技巧
不足，
我被这铃声
击穿了。
被骄阳烤得发疯，
我站在我一生的正午；
在晒得发烫的沙滩上
我的影子拉长。

三

艺术是渎神和异教的，
它所揭示的大多
是瘸腿的伏尔甘[1]打造在
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的东西。
在这些被上天的鼓铸之风
扇动的变幻起伏的蓝色
坟丘旁边，但愿心灵
引火自烧，直到最终

①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和锻冶之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淮斯托斯，曾为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打造盾牌。——译者



分裂其粘土模子。

现在“星期五”[①]的后代，
克鲁索的奴仆的种族，
身穿粉红纱裙和毛布
衬裙的黑人小女孩，
面带得意的神情走在
拍岸的浪涛近旁；
海浪在她们脚下
像手鼓般沙沙作响。

黄昏，当她们回家
赴晚祷时，每一件被夕晖
点染的衣裙都将燃烧成
天使的盛装；
我从艺术或寂寞中所能
学到的一切都不能
像那令人改变的钟舌
一样祝福她们。

1965

① 鲁滨孙·克鲁索的土著仆人。——译者

珊　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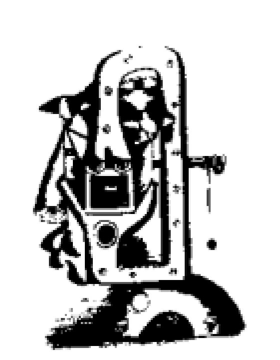
这珊瑚的形状回应着它
掏空的手。它

紧接着的不再是沉重的。犹如浮石，
犹如我凹陷的手掌中你的乳房。

冷似海水，它的乳头粗粝如沙，
它的毛孔，像你的一样，闪着咸咸的汗光。

不在的身体带走它们的重量；
而你光滑的身体，独一无二，

造就一个确切的不在，就像这石头，
用一个渐渐发白的纪念品架



安放在桌上。它挑逗我的手，
要求恋人的手所从未有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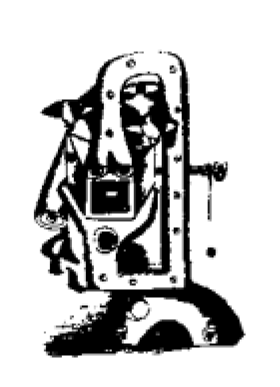
另一个身体的天然状态。

1965



鸟　群

冬季的抓握正收紧，它的稀疏的
蓝翅凫和绿头鸭的队伍从
被风吹弯的芦苇的长眉间飞起：
射向我们的不同天空的渴望之箭。
一场季节的革命磨快它们的感觉，
它们的目标是我们热带的光，而我
在这日出时醒来，看见一场
从心意中迁徙而出的形象的暴动。
骨架似的森林，一位阴森的骑士
默默地骑马走在一个黑色的湖边，
马蹄隆隆地踏击着积雪，
在这一年的白色葬礼之中，
蚂蚁似的翻越一座山峰的额头，
在铁甲的抵触下伏身
迎着那催促野鸭南迁的阵阵狂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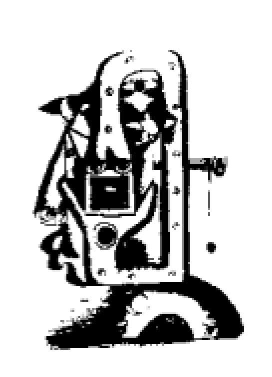


面罩着对他所追求目标的盲目挑战，
其一年一度有关春季的预测。
我穿行过如此寂静，用这支笔的印痕
在雪地上标出黑暗的记号，
用像候鸟般栖止在心意的枝杈间的
词语度量冬季的征兆，
却从不提问它们何时来或去。
这世界旋转于它的无数世纪之上，
带着语言、气候、风俗、晦明的变化，
带着我们日逐一日年复一年
对飞翔的形象的迷恋，
其运动的风格、张力
和黑暗、不灵活的方向
比我们的贬斥和太阳的欢乐的云雀
存在得更久。
　　　　　黑暗的不偏不倚的北极——
其冰川封装了柱牙象，
以岩石的姿态冻结了巨大的头脑——
以不倦的、坚定的优雅动作旋转
于一根铁轴上，虽然海豹
以非人的叫声吼过其冰面，
被撕碎的鸟儿的羽翼像暴雪的旋涡

被吹过变白的冻土带，
直到寂灭，那心灵才可能
反映他的恒定，通过冬季、热带，
直至那春分点，当那清澈的眼睛
起了雾，像镜子似的，没了对立之时，
才可能迎接仿佛祝福似的掠过的黑翼，
就好像在我借这冬季的黎明之光
启程之时，那掠过这纸页的寒冷
天空的高飞、涡旋的群鸟
出于本能飞向它们的秘密地方，
既满足它们的需要，又满足我的季节感。

1965





村 居

赠约翰·罗伯逊

一

透过宽大、灰色的高窗，
我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看我的初雪
堆满窗台，使那黑色的、鼻子
乱拱的雄猫迷惑。在我身后，
一层残渣的干壳给我破裂的咖啡杯上釉，
一阵撕毁的诗作的落雪积起来，
堆在一把押韵的铲子旁。
饿着肚子，四处觅食，
我是那灰色城市里一只受惊吓的猫。
我，一只猫的影子，飘过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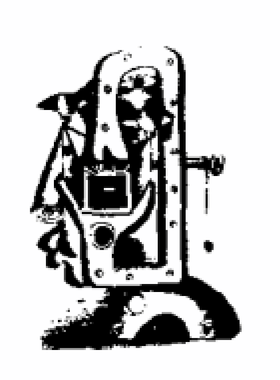
如火、肩膀似雪的格林尼治村少女[1]的
黑色羊毛衫、紧身衣和风雪衣；
想家，我的欲望
爬过雪地，
像烟，追寻它失去的火。

那一整个冬天，我频频造访
你在赫德森大街的家，一个令人生厌的朋友，
总是要求被接纳、吃、喝。
我以为冬天永不会结束。

我无法想像你死了。
可是那凝视，冻结了，
阳光里的结霜的窗玻璃，
什么也不接纳，什么也不回报，
你的友善或我的惋惜。
那双沉默的、冰蓝色的虹膜之中
没有自我的映像，
它们的形象是冻僵的蒙大拿州内
雪封的山中湖泊。

---

① 原文为德文。——译者



从那个冬天起，我学会了漠然
凝视人生，就好像透过玻璃窗。

二

在地铁车窗上得得响的你的面影
是我自己裹在大衣里的遗容蜡模；
在纽约地下，人类灵魂的
地下货物，锁在铁匣子里，
一站一站以晃动的平静受着恐吓，
雷鸣般驶到终点，各自在自己的地狱里，
每个敦实、健壮的躯体依然胳膊吊在钩子上
晃荡着。你死了两年了。然而
我仍盯着那漫过我们的灵魂的沉默：
那帧镶牛角框的小照片——它以
让·热内[1]的萨特安慰他自己的缺陷。
恐怖仍然吃着神经，“言词”
是无意义的声音，情节是“荒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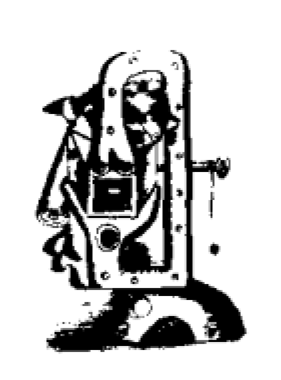
---

① 让·热内（1910～1986）：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受萨特影响。——译者

旋转栅门的窄缝，好像瘾君子，依旧消费着
硬币和阿司匹林；卡隆[1]在他那装有格栅的斗室里
变得对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命运含糊不清。
并非所有人都沉默，或忍受
这巨大的沉默；在一个车站，
第 33 街和莱克星顿附近，
一位身裹皮草的妇人发出尖叫，盖过了钢铁
隆隆的吼叫。没有人理睬她，
我们转向一边。这种景象
烦扰着我们对像机器般运转的神经的信任。
所有人都像你所记得的那样开车，走路的
步幅，你追我赶好似老鼠奔命，
被锁在一个系统里，被它的铁轨所压迫，
局限在一种谁也不敢失败的生活之中。
我眼看你的微笑劈开我的头颅，
在我的脸下方你的脸的凹陷
就像一块窗玻璃从当中划过。
什么也不忍受。即使在城市里
人的生命也是草菅。

---

① 卡隆：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摆渡者，收取死者口中所含的硬币为船资。——译者



时代广场。我们叹息，喷出蒸汽，
应当随着制动的车轮锐鸣，就像
我们的卡珊德拉号地铁一样尖叫，正巧
为特洛伊哀号，从地里钻出，
被强烈的日光照得眼睛昏花，好像
通风口的废纸旋舞分飞。

三

走开去，穿过昆士区，我们路过
一片微型摩天大楼林立的墓地。边界
燃烧着铁锈、出租汽车黄的树叶。时值秋季。
我透过玻璃——我自己的
映像在上面——凝视
空旷的大街、草坪、塔尖、静静的
石头，马路牙子从这里
滚滚向西、向西，在那里您的遗骨……
蒙大拿，明尼苏达，你真正的
美利坚，失落在高草、宁静的田园生活中。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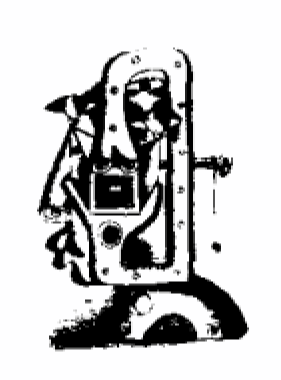
山羊与猴子

……就在此刻，一头老黑公羊
正在尻你的白母羊呢。

——《奥瑟罗》

猫头鹰的火炬闪烁。混沌遮蔽地球。
厉叫吧，征兆！他的大地般的躯体
月食般渐渐埋没她的胸脯。
他的烟熏似的手抹黑了
那玉雕的喉咙。俯向她的唇，
他是非洲，一个侧身移动的巨影，
把你们的世界用怀疑劈成两半。
“把灯关掉，”上帝的光被熄灭了。

那火灭了，她沉思着她的梦：
梦见他巨大如黑夜，无实体，



带着星星般的奖章，像月亮——
一个盲目的石头的寓言。
被负着塞浦路斯的阳光的那公牛躯体
弄晕，她难道事先不知
就像帕西淮[1]，可怜的女孩，她将孕育长角的怪物？
就像欧律狄刻[2]，她的肉体如一道亮光
穿行于他的头脑的地狱般的迷宫中，
他的灵魂将吞噬她的？

她白色的肉体与黑夜叶韵。她攀缘，笃定。
处女与猿猴，少女与恶意的摩尔人，
他们不朽的结合依然分劈着我们的世界。
他是你们的牺牲，哞哞叫着，被逗弄着，
一头缠绕着自己的鲜血彩带的黑公牛。
然而，被愤怒捆绑在那橘红晚霞色头巾、
新月形弯刀上的一切无论如何
并不是他的种族的、豹一般黑的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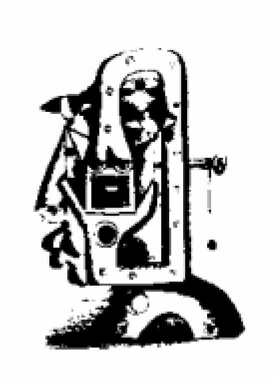
① 希腊传说中克里特王后，与海神波塞冬送来的一头公牛生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译者

② 希腊传说中诗人俄耳甫斯之妻，死后进入阴间地府。俄耳甫斯追赶到地下，冥后珀耳塞福涅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允他把欧律狄刻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途中不得回顾。但将近地面时，他忍不住回头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欧律狄刻又回到了地府。——译者

给她的闺房注入生麝香，它的汗，
但是月相变化的恐怖，
一种绝对物的败坏的恐怖，
像个白色的水果
被揉捏得透熟而加倍甘甜。

因此他野蛮地控告月亮
她自从洪荒开辟以来所见的一切，
以及他自己彻夜的淫欲、野心，
而不育的纯真却怯生生请求原谅。
依旧是月亮，她给爱情涂银，
给淫欲描金，注视我们的耻辱。
惟有寂灭能够当着她
做梦的面消解那纯粹的败坏。

一种野兽的、滑稽的痛苦。我们因
嘲笑这黑家伙而心肠变硬；
他转身背离她，他杀害
她的元素，夜；他的悲伤
闹剧似的系在一方手帕里，



一件西卜拉[1]的
用预言缝纫的
绣织有天宫图的信物；
这神话中的、长角的野兽，他并不
因为生得黑而更添丑怪。

1965

---

① 古代西方传说中的女先知。——译者

拉文提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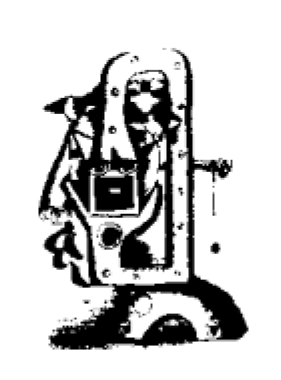
赠维·苏·奈保尔[②]

通过愤怒之门
找到西行之径——
——布雷克[③]

它堆在那里，
把漆成蓝色的金属空气碰得丁当响的钢铁，
在暴力中锻炼着，就像里约的贫民窟，

街道蜿蜒凶险，边沿陡峻，一如
主教兀鹰从神奇的
山顶神龛

① 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东一地名。——译者
② 维·苏·奈保尔（193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③ 威廉·布雷克（1757～1827）：英国诗人。——译者



飞落，
下降不可能的落差，
直到像阳光下摊贩的锡制小饰物那般

闪烁的
贝尔蒙、乌布鲁克、马拉瓦尔、圣克莱尔。①
一场大暴雨

过后，它的街沟汩汩哗哗排着污水，
流过青年中心，流过贮水池——
一座水泥塑的呆板的儿童转马；

我们登至高处：松垂的电
线和高压电缆像纠缠不清的宿仇
连接着它的土坯房；

闷热的中间通道的继承人，
五人一间屋，依然在天窗下面橐橐走动，
像重罪似的在繁殖，

① 均为地名。——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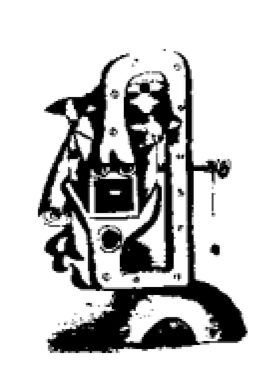
他们的生命围绕监狱、墓地、教堂轮回。
在平坦、多彩的城市里
弯垂的面包果树下面，阶级

渐升至静止的结构：
商人、中间人、官员、骑士。从这里
下山是高升。

中间通道从来猜不到它的尽头。
这是贫困的高度，
专供走投无路者和黑人；

登高，我们就能够带着
渐渐拓展的记忆回顾
酷热、瓦楞铁似的大海——
我们都怀着对它的

恐怖。咸腥的血熟知它，
你、我、塞缪尔的女儿、塞缪尔，
还有那些祖先都在它的炉栅之下蠹蠹走动。



攀登陡坡，经过乱糟糟的
贫民区，它在血泊中
尖叫，为那些受苦的人、被杀的人，

以及活下来的人。
身为他的尚未取名的孩子的教父母，
还有什么别的礼物可以赠送的？

可是在那教堂的褐色偏殿外面，令人
窒息的月桂发油和滑石粉的气味、人群的
特别而精细的甜腻搅扰了

那种感觉。那黑肤的、谄媚的教堂管理人，
他的领结交叉，咧嘴笑着，那些我曾经
深爱的人们的像小丑般戴手套的时髦

装束，使我带着无望和狂怒旁观着
他们新的、学来的习惯，他们的铺张
和恐惧，那些被迷者，自迷者；

他们的香味儿萎缩成童年
对安息日的墓地、洗礼、婚礼、

热带安息日午后那潮湿、闷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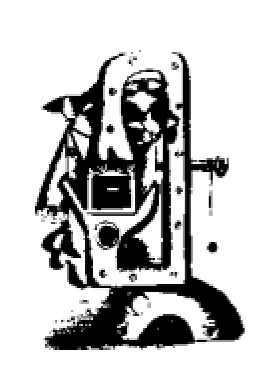
自我安定的空气的恐惧。而在
教堂里，眼睛由于狂怒而刺痛；
自从中间通道以来，儿童

被他们的教父解救出原罪；
那傲慢的棕肤教区牧师吟诵：
“渡过此生的惊涛骇浪……”
疗治着这些佝偻骨头里的罪过，
像把刀子搅动着我内心的爱。

即使上帝希望，
我们哪一位又乐意行走
在那些令人作呕的水域？在其中，我们的灵魂

为了这新世界而被钓起。后来，我们低声
交谈，接近死亡，
在这些种植在异地上的石头中间。

后来，
典礼、小心翼翼的照片



在耐心的坟墓前被移到射程之外，

我们斗胆大笑一声，
仪式、绝望的疯话，
像这些孩子一样生自习惯的子宫，

生自固定在不可改变的煎熬人的贫困
轨道上的生活。我站在露天阳台上，
看太阳沿着它那平坦的金光大道

踱过向下爬行到城市去的
房顶、天线、甘蔗林、果树梢。
内心有什么东西像伤口一样裂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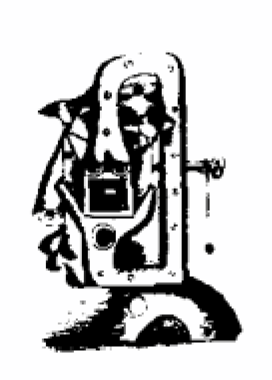
某种切开了大脑的露天通道，
某种深刻的、导致健忘的打击。我们在
什么地方丢掉了一种永远找不到的生活、

不再降生的风俗和诸神、
向遭受物役的我们咣当一声关上的
某种小屋、某种透亮的格子窗，撤身

远离了那在我们下方及以远的世界，
而我们依然被裹在它那缠绕的尸布之中。

1965





游 廊

赠罗纳德·布莱登

游廊尽头幢幢的灰色鬼影，
像烟，可分，但有一个除外——
你的年纪是骨灰，其缘聚已散，

其眼泪曾是可上市的橡胶，嗓音
现在像有反光镶边的枯叶般
抓挠着曙光的种植园主们，

硬得像英联邦的绿心硬木似的上校们，
其艺术曾使一个帝国保持亏损的
中间商们、高利贷者们，

端持着维多利亚时代浮雕在茶杯
周缘的舐岸的瓷海的人们，

帝国俱乐部的乱吼乱叫的恶棍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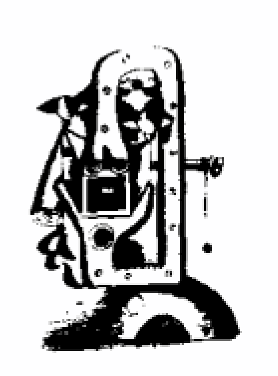
朝着号手的喇叭声、卷在最后的
旗杆上的日落、
一个将逝的世界的“火烈鸟色彩”，

一个鬼魂从你们中间走出，我祖父的鬼魂！
从某个多雨的英格兰郡迁出，
您在自焚中寻找

您的罗马式结局。
您的混血儿子把您烧黑的遗骨掇拾到
一具小孩的棺材里。

并亲自把它们埋葬在一个陌生的海岸。
祖父，
我为什么把您惹起？因为

您的房子有声音，您的焚毁的房子
与猜不到的、可爱的继承人一起尖叫，
您的谱系的屋脊，坍掉了，又像风干的
木材，通过绿色的、小小的生命存活下来。



我朝着您的曙光成熟着，先生，那梦想——
在其中我在那次渡海时被烧伤——朝着
那雾蒙蒙的世界航行，那世上的魂灵，

就像受压的树木，曾经从煤炭中掏出钻石。
从您燃烧的房子迸出的火花是星星。
我是我父亲曾爱和曾是的那个人。

我爬上楼梯，
伸出一只渐暗的手招呼那些朋友，
他们与您共享着这最后的遗产——
土地，我们的神龛和宽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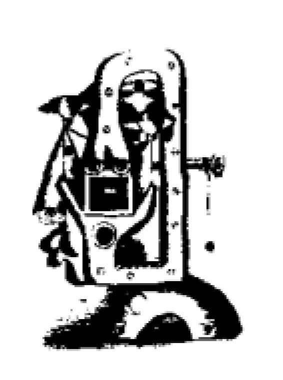
游廊尽头的闲散的鬼魂们。

1965

愿上帝让你们快乐安歇，先生们

匆匆离开谢立丹广场的杰克·狄拉尼记，
那个冬夜，在波旁酒里炖着、腌着，
我的身体被那用雪覆盖那村子[1]
好让基督再生的呼啸空气点着，
我像任何醉鬼一样借自己的光
蹒跚过街走向第六大道，在脚印
滴血在初雪上之前冻僵。
我踩着横穿街道通往灯火通明
一边的足迹，进入蜡封的
霓虹灯的气味、人的热气、
某个通宵餐车式饭馆，其中有自作聪明的厨子——
他短粗的拇指伸进了我的炖菜碗里，还有一个
男人的被揍得稀烂的脸——那样子
承认着，外边又白又黑，可能的

① 指纽约市的格林尼治村。——译者



一切：什么野兽出没在街区，
什么东西粘着皮毛，狂奔
过意志的边界。外边，
下了更多的雪。我的心烧焦了。
我渴望黑暗、那温暖的邪恶。
步行着，我会停下和转弯。我听见了什么
在我脚后呼哧呼哧喘着增白的气息？
什么也没有。第六大道又湿又宽地欠伸。
夜是白的。无处可以藏身。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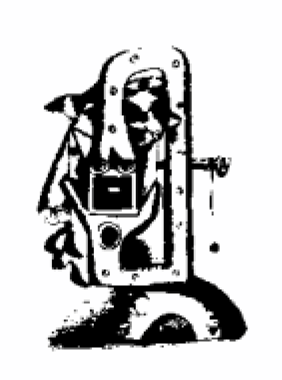
灯 瀑

在灯瀑的最近处，
像孩子们一样，像飞蛾扑火的比喻，
在海边科尔曼[①]嗡嗡响的喷嘴，
供我们宁静的家庭合唱队定音用的音叉，
好像德比的约瑟夫·赖特[②]的天文学讲座，
给老年人周围抛下一个个祝福的圆圈。
我从不厌倦海洋的争吵、
它的静默、它的生涩噪音，
还有这些半燃的风中的树叶，越舞越高：
“欢乐吧，欢乐吧……”

---

① 一种美国造野营用汽油灯的商标。——译者

② 约瑟夫·赖特(1734～1797)：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生于德比。他曾据同时代的天文学家詹姆斯·佛哥森的讲座情景和内容绘制有一些油画。其中《太阳系仪》描绘了当时的原始天文仪器——以置于中央的蜡烛代表太阳的太阳系仪。——译者



可是有一条老鱼，原始
虚构作品中在海面下疾游的
巨怪，老得都翻不起一朵水花，
却把我钓着了！
把我拖过白日梦，拖过黑噩梦，
拖到那么深处，那里没有灯光闪烁，
只有浮游生物漂流的磷光星星。

我用它的衰老的眼睛看，
它的目光死绿、灰蓝，
而我在别处，遥远得一如
我将离开你们那么远，而我现在看得见你们，
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借着这平静的光亮，
大海从不曾熄灭的
灯笼的光环。
你们的声音蜷缩在我的耳壳里。

整天你们都看着
那海岩像一架织机

织着它的白羊毛,完全是珀涅罗珀[1]!
煤炭点燃了,天空闪亮,一个烤炉。
心被仔细地放进心里,
就像面包。
这就是揪着我们对失败的恐惧拖拽我们的
火,天国的炉门。

夜里,我们听见了
森林,树叶的海洋,在淹没她的孩子们,
依然,我们属于此地。那是维纳斯[2]。我们尚未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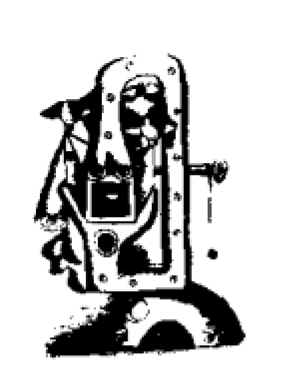
和你们一样,我从前也偏爱
那萤火虫星星似的小
灯,埋设着,一个问题,
给大路上亮晃晃增多的甲虫们。

1965

---

① 希腊传说中伊塔刻的王后。其夫奥德修斯参加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十年无音讯。她为拒求婚者的骚扰,白天织布,晚上拆毁,推托只有织完一匹布才能再嫁。——译者

② 罗马神话中的女爱神之名,又为金星的西方名称。——译者



遗嘱附言

患有精神分裂症，被两种文体所扭曲——
一种是雇佣文人的受雇散文，我挣取
我的流亡。我沿这月光下镰刀形的海滩沉重地走了数里，

曝晒，灼烤，
以蜕掉
这份对海洋的爱恋，亦即自恋。

要改变你的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我无法改正旧的错误。
海浪厌倦地平线和回归。
海鸥用锈钝的舌头

在搁浅、腐朽的独木舟之上尖叫，

它们是夏洛特维尔城[1]的一团有钩喙的毒云。

从前我以为对乡村的爱已足够，
现在，即便我选择了，马槽里也已无空间。

我眼看最优秀的头脑像狗一样呆立，
为求些恩宠的残羹剩饭。
我将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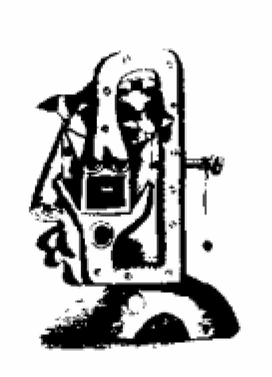
年，晒焦的皮肤
从我手上像纸一样剥落，薄似葱皮，
好像皮尔·金特的谜语。[2]

内心一无所有，甚至没有对死亡的
恐惧。我认识太多的死者。
他们都是性情中人，我跟他们都很熟，

甚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处于火上，
肉体不再惧怕那大地的

---

① 多巴哥岛上一城镇。——译者
② 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皮尔·金特》中，皮尔·金特剥洋葱，把每一层葱皮喻作自己性格的一面，但最后发现内心一无所有。——译者



炉口，

那太阳的窑或灰坑，
也不怕把这海滩重又涂刷得像一张白纸的
这时阴时晴的镰刀形的月亮。

它的冷漠全是一种不同的愤怒。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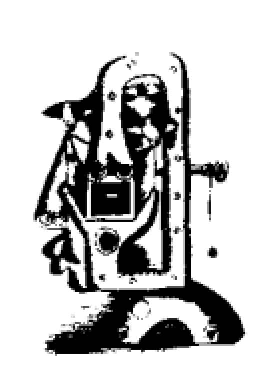


选自《海湾及其他》

1969







大众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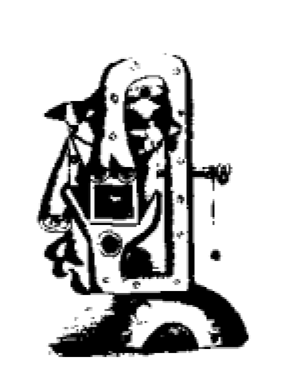
透过一颗布满疥癣的巨大狮头
一个黑人职员咆哮着。
接着，一只金丝孔雀扣着一个男人，
一面扇屏，招摇着它的椭圆形镶珠宝的眼睛；
多棒的隐喻！
多么别出心裁、精雕细琢的奇想！

赫克托·曼尼克斯，圣胡安[1]自来水厂职员，进入了一头狮子；
博伊西，两只金色的芒果挂在胸前跳动着，摇摇摆摆，
好像克丽奥帕特拉[2]乘舟沿河而下，造作着仪态。
“一起来吧”，他们喊。“天哪，孩子，你不会跳舞？”
可是在那旋风的光彩照射下的某处，

---

① 波多黎各首府。——译者
② 公元前47至公元前30年在位的埃及女王。——译者





哀 歌

我们的吊床摇晃在两个美洲之间，
我们想念你，自由。晒人[①]的
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似的身体倒下，
那些曾哭喊的人——共和派必须先死去
才能再生——已死，
生而自由的公民的选票在头脑中。
可是，人人仍想跟美国小姐
上床。而且，假如没有面包的话，
就让他们吃樱桃馅饼。

但是奔跑的古老选择，号叫着，受了伤，
狼似的深潜在她的森林里，
白纸还在雪片般纷纷扬扬，
种族灭绝已成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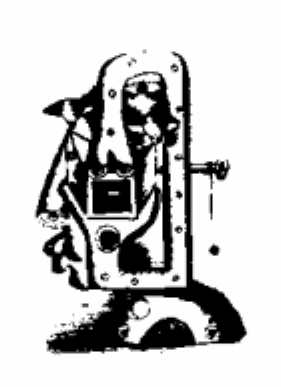
① 即晒延人，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

没有一张面孔能够掩藏
其公开的、私人的痛苦，
畏缩之际，已被塑成雕像。

留在她脑中的碎箭头
使那黑歌手在他的熊陷阱中号叫，
使年轻人的眼睛像疯了似的发亮，
以她残余的悲哀使老年人厌倦；
丁香花年年在她的门前开放，
樱桃园的浪花
使华盛顿目眩，对那刺客
低语，在他那布置成理想的
美国的房间里，闪烁的屏幕
显示，群群晒延人的鬼魂缓缓地
拖着窃窃私语、裹着破布的脚
走过布满木桩和铁丝网的平原，

同时农场主夫妇镶在他们的哥特式门框里，
好像喀尔文的圣徒，刻毒、务实、可怜，
紧握着魔鬼的叉子，
僵直地凝望着不朽的麦子。

1968.6.6



布鲁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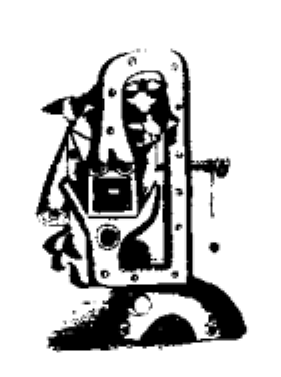
在那个烤炉般酷热的夏夜，
弓着背坐在游廊上的
那五六个年轻家伙
吹口哨叫我过去。和善
而友好。于是，我停下。
迈克杜戈尔或克里斯托弗
大街在成串的灯火之中。

一个夏季的节日。或是某个
圣徒的纪念日。我离家并不
太远，但作为黑鬼
却不太亮，也不太黑。
我想我们都
一样，棕色人、黑鬼、犹太人，
而且，这不是中央公园。

我长得太壮？你猜得
对！他们把这黄色的黑鬼打得
又青又紫。

对啦。在此期间，害怕
万一有人用刀子，
我把我刚买的、橄榄绿
运动衫挂在一个消防栓上。
我什么也没做。他们彼此
斗殴，真的。生活
给了他们几脚，
不过如此。挨骗的，拉美人。

我的脸被揍扁了，我的血泼洒
而出，我的橄榄枝上衣幸好
没被割裂扯破，
我往上爬了四段楼梯。
横躺在阴沟里，我
记得有几个旁观者挥手
大喊，一个孩子的母亲喊着
类似“杰奇”或“泰瑞”，
“够啦！”的话。



那真的没什么。
他们没得到足够的爱。

你知道他们不会杀死
你。只是玩玩粗的，
就像年轻的美国一样。
然而，这教给了我一些
有关爱的知识。如果这很难受，
就忘了它吧。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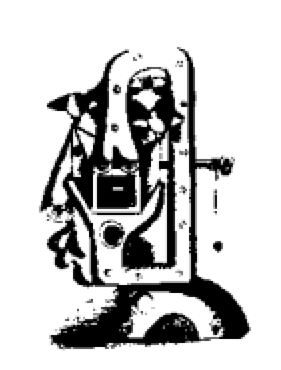
空 气

曾经有过浪漫史，但那是海盗和强盗的浪漫史。生命的天然恩赐并不在这种状况下显现。严格说来，那里没有具有自己的性格和目的的人。

——弗劳德[①]:《尤利西斯的弓》

这雨林的听不见的、
杂食的颚
不仅吞噬一切
而且不自容忍什么；
它们从不休息，
碾磨着对人类痛苦的
不承认。

①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很久、很久，在我们之前，
那些酷热的颚，好像冒着蒸汽的
烤炉，向种族灭绝
敞开；它们吞噬了
两个小的黄色种族，半个
黑色的；
在上帝的道成肉身之中，
一切都进入那粗糙的不加
分别的胃囊中；
雨林没有皈依，
因为那像寂静一样咆哮的
似海螺发出的噪音，或
海洋身着白衣进入中殿、
走向烟雾晃动的香炉的
唱诗班并不是
喃喃的祷告声
而是虚无；碾磨的空气，
一种信仰，充满寄生，吃人，
吃诸神，吞噬
拒不信神的加勒比人，一瓣
一瓣地，然后忘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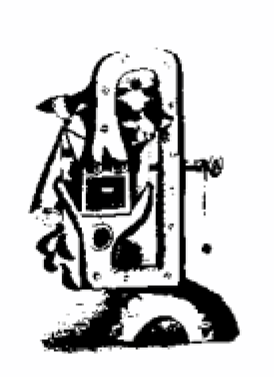
还有阿拉瓦人，[1]
他的化石没有留下最轻微的
蛛痕以便接受
黑岩的文化，

而只留下报雨鸟的
发情的叫声，好像一位嘶哑的
武士在召集他的族人
来自蒸腾的空气，
在这山脊
与苍茫的大海——
出海迷航的独木舟沉没
其中，不留痕迹——之间——

这里有太多的虚无。

1969

① 南美洲的一种印第安人。——译者



圭亚那

一

勘测员直起身离开他的经纬仪。
“水准仪，”他草书着，立时
沿着横格蹒跚而下的密码
成了兵蚁，它们的恐慌发散在一个抵达
阿兹特克蚁冢之上的新神的影子里。

太阳已把他的大脑吸得枯干。
他的眼前旋舞着迭里威士[1]，他是尘土。
就像个老式的摄影师，头蒙在遮光布里，
他蹲着，把一个大陆拧到他的眼里。

① 迭里威士：波斯文音译，指伊斯兰教苏菲派高级修道士，其修行方式包括大声喊叫着旋转舞蹈，以进入出神状态。——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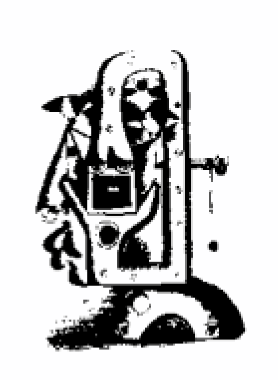
平衡在一片草叶上的穹窿，
太接近“无可估量”一词、“人”这失去的概念的
神经分裂的地面
对于他的世界的怀表，
对于五年计划的定期标记来说运转得太慢了。

对于上帝只有蚂蚁那么大，在蚂蚁眼中却是神，
肩负着科学，他开始践踏
自己，一个必须在三天内测量毕的世界。

河流泛着泡沫的浅滩，
遥远得厌倦了蓝色的森林，
绿色、绿色的无情的冥顽……
一个人影透过薄雾向他膨胀而来。

二、丛　林

他们一起步行穿过一片茂密，那上面别着鸟儿，
默然似破布，大多是鹩哥和食虫“鹟”，
从它们的头上摇落词语，



它们的喙瞄准同一目标，那结块的太阳。
紧绷绷，似箭一般紧张。

黑暗爬上他们的膝，直到他们的头变黑暗。
风，有着浪的臂力，持续不停地刈割。
思绪像树叶般从他身上落下。

他跟随着，仅此而已，
他的心意，落在后头一步，
步测着这诗，随之而去。

三、白色的城镇

“伙计，那该死的国家里所有人都疯了！”
有关于 W·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笑话。
有在早晨发现的一个人的烧焦的丛林；
有市民瞠目而视的公然与罪孽对视的
刷白的宅子；

有人类学家

从荆棘枝上坠落到软垫上，
呈最初的姿势，听见那些元音
在他的喉咙里附着上那些嘶哑的

使他焦渴的食管咯咯作响的辅音卵石；
有在句法的藤蔓之中号叫的诗人
和被一块石头
吓呆了的勘测员；

　　　　　　　　中午，白色空气、
睡莲和浓浊如丛林甜酒的
运河水的发酵，然后是不加冰的
琥珀色令人忧伤的晚霞。
拳头应该把天窗的玻璃砸开。
在收容所里囚徒们像蛇一样睡着，
他们的眼睛大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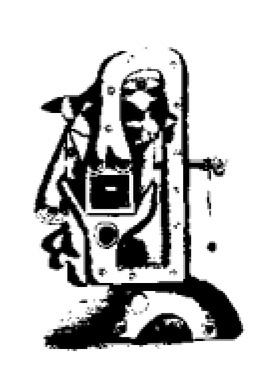
　　　　　　　他们等待着。

我们都在等待。

四、瀑

它们疾驰的吼声常常像白炽的烤炉朝他
打开，
他现在是个鬼魂，不可能被烧死或溺死。

肯定在那“雷鸣般的烟雾”中有一扇门——



但是那噪音沸腾成一个白色城市在高峰时间
充满自行车、鸽子、钟声、烟雾、火车的交通，

循环成这吼声。
他是一朵花，
没有重量。他会漂流下去。

五、这块大陆的地图

词典编纂者在斗室里记录书籍的生与死；
赤裸的印第安男子在世界的边缘等待。
其一擎一支笔，另一擎一支骨矛；
他们之间卷着一幅地图，
他们之间卷着健旺的、腐朽的叶子，

林立着书名的书架，等待着命名的树干——
那矛的闪光，刺透知识！
鱼在一支笔的钩上
拍打着绿色的空气，

在瀑布之上吟诵它惟一的花。

词典编纂者的蜥蜴眼卷曲
入睡。那亚马逊印第安人进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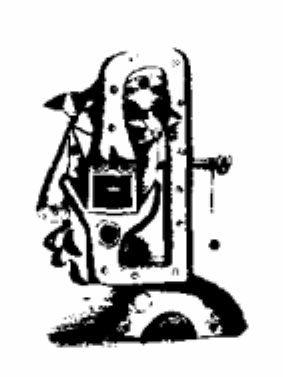
在那鲁普努尼人与博尔赫斯之间，
在那坠落的笔尖和矛头之间，
轰鸣着、厚积着、闪烁着世界的惟一时代。

六、乔治敦日志

1

开始，以其自身的破坏冲动，
这哀歌，堵塞其沟渠，
就像这边疆的闲散、腐烂的睡莲，
堵塞其生锈的诗行，无论它们怎样亮闪闪地向前冲，就像包
　围这漂白的城市的
基本铁路——
那提醒了在打雷的阳台上的诗人。

开始，以一只褐色的鹭鸶，
就像那只我选为演员者，
它的标志以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鸟，
那是谁的女人，
他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

假如那鹭鸶的脖子陷入它的问题，
假如那女人默不做声，
假如，在最恰当的时刻——
—团玫瑰色条纹曙光与葱头状穹顶一同绽放
好像被一个时代雾罩的小职员游击队的凝视，
假如什么也不来，
假如不曾有人逃脱，
假如海岸线悲哀地渴望塔尖，
那就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剩下，
除了使这些粗糙的睡莲变成荷花，
让秽物静观其自身的倒影。

轮转钟声惊起鸽子。
空中已清除了鹞鹰，
资产阶级像水沟一样汩汩作响，
追忆着腐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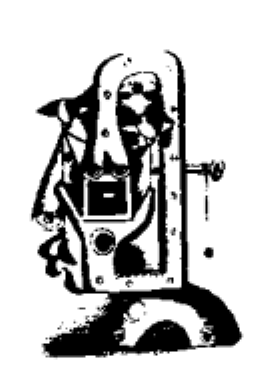
塔尖在海堤上行走。

风把它们拆解成铁丝网。
它们消退，骨架，骨架，
街道像英雄一般已变得寻常。

论战的散文增长，为那无根的勘测员
铺展句法的藤蔓，
鸣雷的瀑布已经测量，
大陆逐渐变厚的腰带已经扣好，
直到一个人知道他重达几斤，
一寸值多少，
却想像他听见在他头发里
雨马正驰过热带大草原，
他的汗毛孔像水一样感到刺痛。

城镇在它们的边缘挤做一堆，
黏糊糊的方言堵塞贫民区的水沟，
白色、爱干净的房子
拎起它们的裙边，踮着脚走在水流之上。

缆绳已把这国家吊起，立于纤巧的脚踝上。
一位演说家的死面孔在灯光旁旋转，



发亮的伤疤想血想得发痒。

那女孩在双翅中等待，鹭鸶般静；
她将迎着剧院的咆哮，
喝彩的瀑布飞起；

火车生锈，驶向几个悲哀的火星；
粪土、锡罐、浸湿的招贴画堵塞
沟渠的悲哀、不动的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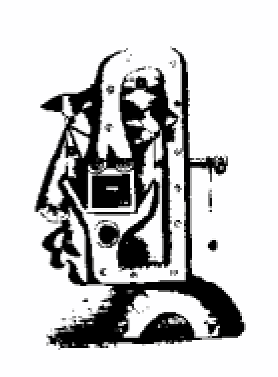
2

如此，最安全，我有过未经想像的时间；
这样一来我们就忘却我们的元素，
好像一条鱼惊讶地紧抓钓钩尖。

总是有死亡，
但是那种来自最廉价的刺痛之中，
老歌之中，充满惊奇的字母的褪色之中，
笔迹的改变之中：
一个 l 如何像一枝孤单的百合随风摇摆
在一块石头旁，一个 r 如何正确地探伸，触及
某个垂直的端点，

还有在令人惊讶的时刻，一只风筝哗啦啦响
在过去完成时的天空上。
现在例如“天蓝的”之类的词，突然接触；
如“无限的”之类的说教片刻间燃烧；
为了让这双起皱纹的眼睛大睁，
心，当要写下了“心”的时候，
早该知道要有一阵特别的痉挛——
一块古老的岩石如何能喷发出如此晶莹的胡言乱语
令我觉得有趣，就像机器的精确舞蹈。

什么也不能冲昏我的头脑，那夜蛾不能，
它像修女扑打着囚室，可是现在痛苦来临
最出我意料之外的地方：
在淋着细雨的柏油路上自行车胎的咝咝声里，
在带着渴望柔软如“地平线”一词的
小小无限的伏击里。
悲哀的是重罪犯人对指痕累累的墙壁的爱；
美丽的是旧毛巾的精疲力竭；
而磕凹的平底锅的耐性
仿佛平凡而滑稽。



所有这些预言并未使我们失望，而是把我们拉得更近。
它们举起历史就像端起一杯水。
假如此诗开始萎缩，
我就不再膨胀我的心，
因为我知道一个头发会变白，
变老的女人，她折叠餐巾的动作多么
深沉，比一片海洋说得还多；
我知道从未睡过觉的恋人之间
床单的“拖”平、一个女人令人心碎的
曲线——她的背弯着，关系到
永别的琐碎细节——是多么终极。

3

在那里我进入你们的绿色的、咝咝作响的俄罗斯，
那些在收获之后一定像小麦一样变黑的甘蔗林；
我礼敬你们的故人，那极少数
为你们伟大的哀歌摆好姿势者，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不是英雄，只是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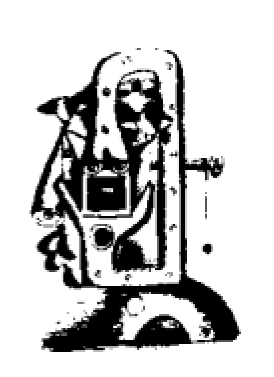
到时候这时代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就像爱情会发现它的气息轻柔地呼出
“我从前像这样吗?”

小心翼翼，明晰而兴奋，
一如那鹭鸶的脚爪发出“土地”这两个音。

假如，冲动的、乖巧的鸟儿，
一种本能使你飞起，
出离此生，而进入彼生，
再从彼生，绕回你自己的生活，如何？
你被折叠在我眼中，
我双眼的虹膜将敞开，
朝向一片鸟儿和女人都已消逝不见的白色天空。

1969





晒族人

在这暗纹的新闻照片里——其光面上
呆板的构图就像卡拉瓦基奥[①]的，
那尸体在它的冰凉的祭坛上闪着烛火的白光——

它那石刻的玻利维亚印第安屠夫的黏稠
凝视，直到它蜡黄的皮肉开始硬化
成石，成有纹理的安第斯白铁；
从你自己的恐惧，无赖[②]，生出它的苍白；

它从你的疑惑中踉跄而出，为了你的宽恕
而在褐色的落叶中燃烧，远离防腐的雪。

19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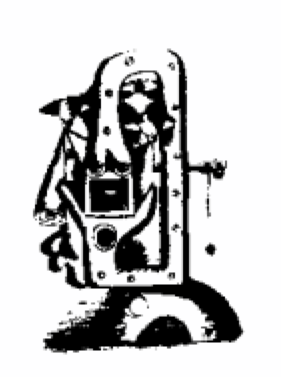
① 米开朗基罗·美里西·达·卡拉瓦基奥(1571～1610)：意大利画家。
② 此词原文为西班牙语。——译者

负 片

一段新闻短片；对比亚夫拉[1]的入侵：
裹在阳光里的黑色尸体
横卧在白色的光面上，正在进入它叫什么来着——
那中心城市？
　　　　　　有个白人
点明那新闻背后的新闻，
他的眼睛闪烁着，也许是，怜悯：
“伊博人，您瞧，就像犹太人，
非常像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的情形，
我是说豪萨人[2]的怨恨。”我努力去瞧。

我从不认识你，克里斯托弗·奥基博，[3]

① 1967年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人宣布独立而成立的国家，在当局的镇压下，于1970年灭亡。——译者
② 主要居住于尼日利亚北部的部族。——译者
③ 克里斯托弗·奥基博(1932～1967)：尼日利亚诗人。——译者



当一个演员尖叫“部族！部族！”时
我才看见你。我瞥见
伊博人淌着汗、
被火光照亮的脸——
某个临时法庭的
结结巴巴、眼球凸出的囚犯。

士兵们戴钢盔的影子
本可以是白色的，而你的
是那些裹在阳光里躺在白色大路上的尸体之一，
正在进入……部族，部族，他们的耻辱——
那中心城市，天哪，它叫什么来着？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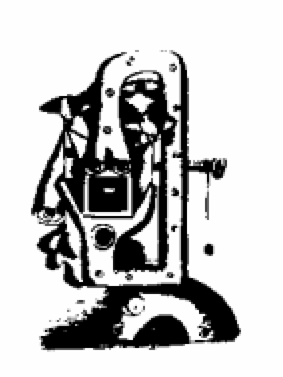


岸，格林纳达

为水手罗伯特·海德作

在你坚定地抛锚之处，
蓝色山丘的隆起、涌向积云的
被风吹折的甘蔗都听不见；
像迟滞的、无缝的海洋一样，
只一动就折叠了你下到其中的草丛，
层层涌起的大海——
你憎恶它的壮美——
从声音之中攀爬而出。

它的情绪对你来说不包含
神话，它是货物和被度量的
星星的工地；
你以水手的不经意的确定
选择靠岸之处，



平静得就像那
你包藏有其心脏的种族；
你的死是航海日志里的一则，
你的受难保持着那些人
强抑的缄默，
他们的仪式绝非公开，
不愿强加于人、惹人反感。
深沉的朋友，请教我学会
如此安详、如此靠岸、
那些与我们的结尾
押韵的精致的墓志铭
如此带有嘲弄的宽容。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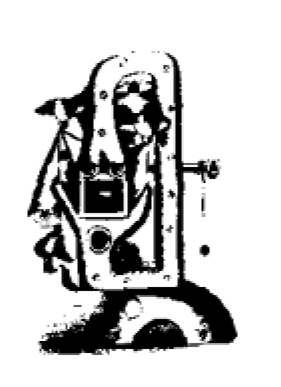
回家：昂斯拉瑞[①]

赠伽斯·圣欧默

在学校，就像汲汲于分数的严肃的希腊籍非洲人，
有关海伦和借来的
祖先的亡魂，
无论我们还学到了别的什么，
对于那些回来的人
都没有什么仪式，
只有，当她的织机消逝时，
钻入我们的颅骨的，那些厄运
浪潮频袭的夜晚，
只有这椰树的被盐蚀锈的

剑刃之下的著名

① 圣卢西亚的一个小渔村。——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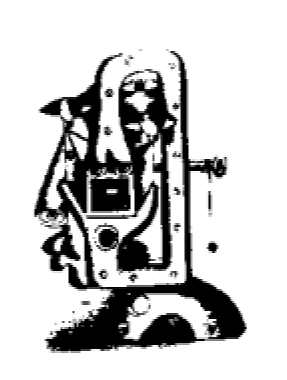


段落，这些腐烂的
皮革似的海葡萄叶，
海螃蟹脆硬的盔甲，以及
这树枝烧烤架，好像被烤炙的
沙滩上作为牺牲的牛肋骨；
只有这散发着鱼内脏腥气的海滩——
其艨艟舰队像头顶上嗡嗡嘤嘤的飞虫般转向，
其细瘦的、头似糖果的儿童
从浅滩飞奔上岸，
因为你的衣着、
你的姿态
像个旅游者的。
他们像苍蝇似的聚集
在你的心的伤口周围。

听任他们来，
进入你的针眼，
知道无论他们是活是死，
别人用生活所造就的东西都将经过他们而去，
就像那遥远的银色货船
仿佛一只玩具穿过地平线；
因为从前，像他们一样，

你不想要什么职业，
而只想要这纯净的阳光，这清澈、
无限、令人生厌、天堂般的海洋，
只希望它今天会意味着什么要宣布的
事情：我是你的诗人，你的，
你早知道这一切，
但从来也料想不到你回来
会得知有些回家是无家可言的。

你什么也不给他们。
他们的咒骂融化在空气里。
黑色的悬崖皱起眉头；
海洋吸吮它的牙齿；
像那挖出的独木舟，
一片落入茶杯中飘浮的花瓣，
除了它的影像一无所有，
你摇摆着，无所反映。
货船的银色鬼魂
去了；孩子们去了。
被太阳晒得发晕，
你步履沉重地走回村子，
途经白色、咸腥的海滨大道，



在道旁的棕榈树下，已故的
渔夫们在树阴里下着跳棋，
横穿着，吃着他们的岛屿，
其中一位，面带一副政客的
无知、甜蜜的微笑，点着头，
仿佛一切命运
都摆动在他举起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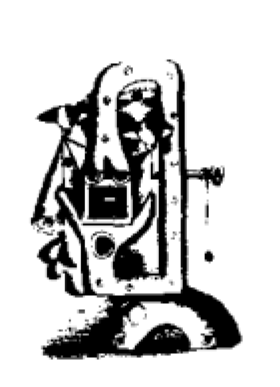
1969



星

假如，在万物之光中，你消退，
真实，而黯淡离索，
对于我们确定而恰当的
距离，就像月亮整夜
被丢在树叶中间，那就愿
你无形中让这房子欣悦；
星啊，双倍慈悲者，对曙光
来说来得太早，对黎明
来说太晚，愿你苍白的光焰
以光天化日的
激情
导引我们心中的恶魔
穿过混沌。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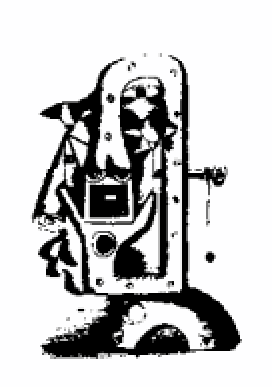


冷 泉 湾

从羽毛填充的云枕上
落到不经意的床单上，
细小的尖叫无声地漂流。
森林被镶上棉边。黎明
喀嚓作响，好像锡箔之于一只
一点一点啃啮着霜糖的田鼠的
耙搂。世界展开
在棉絮中，要是你轻轻地、
白白地打开这扇门，就像一张
旧圣诞卡被一个孩子的黑手
翻开，你就会踩在羊毛上；他
可知那时天已黑，
那魔幻的脆枝、裹着毛皮领子的
白房子、白色的人世、
及其滴血的殷红和坠落的浆果？

两匹腾跃着、不动的白马
不比老鼠大，拉着一辆车
驰过无声的棉花小丘；
扣在它们脖子上的铃铛不响，
尽管你恳求上帝把它们点活，
某个已忘记或不再相信他的
神迹的白发老上帝。
现在促使你赶往这白色的、
遭雪鞭打的树林的不是有关
那黑孩子的玩具的记忆，不是那
似无声的雪橇翻山越岭、永远
带着异国情调的年节
贺卡。那是一个孩子的忧伤，这是
儿童游戏，你无法参与，
在打开的房门前哑口无言，
惊得呆了，惧怕着完美的雪
（因为你在想念你的孩子们）
那陌生的强暴。

1969



山谷中的爱

太阳慢慢地变瞎了。
是这座山，包裹起
那阴影的山谷；

像健忘症似的渐渐弥漫，
黄昏使头脑变得朦胧。
我在黑暗中摇头，

那是棵长着呐喊枝桠的树，
一只装满铅字的垃圾罐。
此刻，透过迟滞如人眼的

树叶发红的斜睨，
一绺飘逸的头发
好像落在雪地上的树枝

在空白的纸上生出枝条来。
我把它拿近，在缓缓
旋转的黑暗中凝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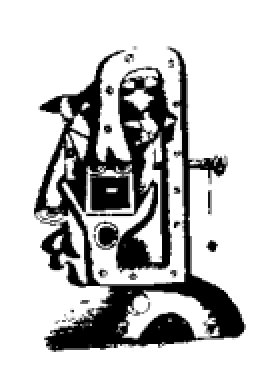
现在我在别处漂流，
穿过白和黑的
有敌意的形象，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头颅像嗅闻
解冻气息的骏马，带着刘海浮现，
他那强健的手腕带着距毛

刨着冰封的春天，
直到他自己的手冻结
在白纸上，沉甸甸的。

我骑马奔驰过一个白色的童年，
那里的松树上挂着闪亮的镯子，
那时我听见狼叫，害怕霍桑的

童话书里那黑森林、
每一条手腕疼痛的小溪



和那冰处女。

那头发融入黑暗，
一个问号，通向
不受拘束的头脑

逸出其初始轨道之处；
现在是哈代的阴郁的头颅，
狂雹在其上砸烂了

织机，像哭泣的岩石，
像风，发丝飘扬，
它们熟悉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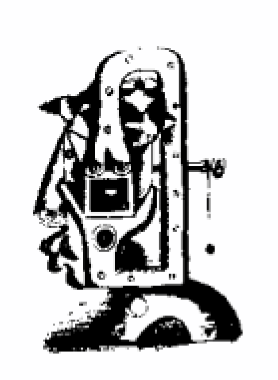
以轻轻的抽打
掠过那张脸。
我知道白色的深度，

我害怕那些冬天的女人，
巴斯示巴、拉拉、苔丝
那令人麻木的吻，

她们的悲剧使生命显得
微不足道，她们的爱
胜过文学的爱。

1969





月

抵抗着诗，我正变成一首诗。
呵，低垂的俄耳甫斯的头颅[①]无声地吼叫，
我自己的头颅从它那云波中升起。

慢慢地我的身体长成一个单音，
慢慢地我变成
一口钟，
一个椭圆的、无实体的元音，
我长成，一只猫头鹰，
一个光环，白色的火。

我凝望那月照之下的月亮小溪的形象，
一枝被其自身的辉光所催眠的蜡烛，

① 希腊传说中的诗人和歌手，被酒神崇拜者们肢解，头颅落入水中，漂流过海，到达勒斯波斯岛。——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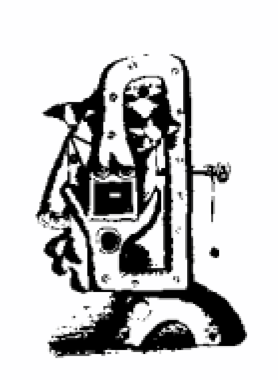
然后掉转
我灼热、冻结的脸，朝向那分岔的
楔入那溺死的歌者的山峦。

那冻结的闪光，
那剥蚀的、古典的化石。
难道你不曾发誓今年不写这种诗，
不再写月亮了吗？

你为什么被惰怠之魔所掌握？
谁的沉默这么早发出尖叫？

1970





年近四十

赠约翰·费古厄罗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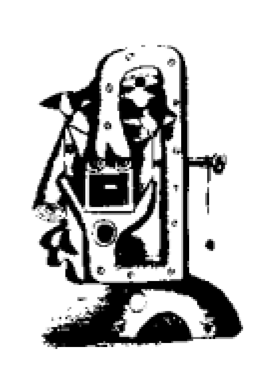
富于幻想的发明的不规则组合可能以那种在对生活的普遍厌足感的驱使下我们都追求的新奇性令人愉悦一时。但是，突然的惊奇所带来的快感很快就枯竭了，心智只能休憩在真理的稳定性之上。……

——塞缪尔·约翰逊[①]

从四岁起就失眠，耳听这细碎、
节拍生硬、早起的雨
叙说——其凉意透入骨髓——
我年近四十，更接近那厚积

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译者

成起霜的窗玻璃的微弱视力，
更接近那一天：我可能以
中年的阴冷谦虚把我的作品评判
为虚假的黎明，既无火气又一般；
那将是公正的，因为你的生命
为家常真理流血，风格超越比喻，
在简单、闪光的诗行里，在像
汩汩的排雨管下面褪色的床单一样
自然铺展的纸页里，找到尽管
糟糕的对应，为偶得的洞见
哗哗的喷发而高兴；你，预见到
抱负就像一颗灼人的流星，
会摸索一根发潮的火柴，微笑着，满足
于一把磕凹的水壶的哧哧干响，
满足于窄过百叶窗缝隙的视野，
然后，眼看着你的树叶稀疏，回忆起
巨大的愤世嫉俗感多么深地播下种子，
用这年底的雨水测量我们的季节，
而我们，身为学校里的新生，把那雨
说成习以为常而不是空气对流；
或者你会站起，让你的诗行自理，
满怀更悲切的欢乐和更稳定的自得，



直到那夜:你可以真正入睡,
一边测算着想像力如何
退潮,规范得就像水位测量员
称量轻微降雨的力度似的;
在新月感动它时,尽着本分,
即使在它仿佛哭泣之时。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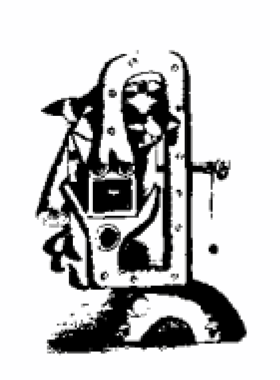
散　步

暴雨之后房檐重复着它们的念珠，
那些树木像加罩的蜡烛呼出你的怀疑，
一滴又一滴，好像高压线上
串串儿童算盘珠似的冷汗，

为我们祈祷，为这房子祈祷，借用你的邻居的
信仰，为这令人厌倦的大脑祈祷，
失去对它所阅读的伟大书籍的信仰；
俯卧着度过了一天之后，出血的诗作，

每个句子都剥自裹着绷带的皮肉，
站起来，漫步在透湿得
像厨房洗衣间似的天空下，

同时猫儿在它们的窗框后面打哈欠，



狮子在它们所选择的笼子里，
虽说，不比你上一个邻居镶嵌着
珍珠的大门更远。你自己的忠诚多么

可怕，心啊，铁玫瑰啊！
你的作品何曾更像女佣爱读的小说，
某种比你的作品更贴近生活的
湿透的肥皂剧？只有痛苦，

痛苦是真实的。此处是你生命的终点，
一丛紧握的拳头松开
其花朵的竹子，一辆
嘶嘶驶过被雨水浸透的树丛的

卡车：放弃一切吧，工作，
短暂人生的痛苦。受了惊吓，你就搬家；
你的房子，一头奋起的狮子，用爪扑击你的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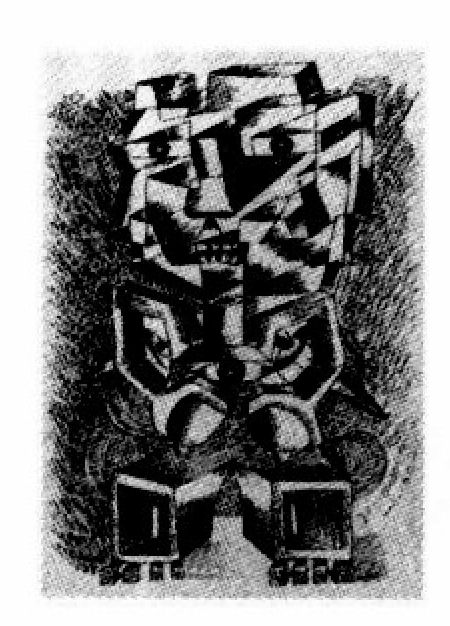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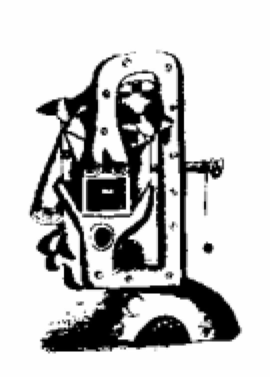


选自《海葡萄》

1976







海葡萄

那倚着阳光的帆
厌倦了岛屿，
一艘正驶向加勒比回家的

双桅船，可能是奥德修斯，
在爱琴海上回家途中；
那为人父为人夫者的

渴望，在疙疙瘩瘩的酸葡萄下，就
像那奸夫，在每只海鸥的啼鸣中
都听得出瑙西卡①的名字。

---

① 古希腊传说中淮阿喀亚国公主。奥德修斯在归国途中船沉落水，昏倒在岸边。瑙西卡发现了他，给他衣服穿，并带他去见父王。奥德修斯对她自是甚有好感。——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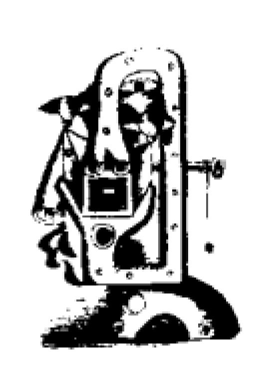
这使人人不得安宁。执迷
与责任之间的古老战争
永远不会结束，对于航海者

或此刻正拖着凉鞋扭扭摆摆
走回家的岸上者，从来都一样，
自从特洛伊叹出最后一股火苗，

那瞎眼巨人的大石使海沟翻腾，
那伟大的六音步诗篇从海啸起始
最终结束为精疲力竭的浪潮。

古典文学可以安慰人。但还不够。

1976



星期天的柠檬

被遗弃的柠檬，在
你们的土碗中，紧抱
阳光，贴住你们的苦肉；

在这赤裸的星期天，
让柠檬的闪耀
做你们的甲胄，

让你们不屈的光
弹离苹果的盾牌——
它们真得像蜡做的；

与这女人对有别的
水果的星期天的回忆
分享你们的酸性沉默，

直到借助凝神静虑，
你们长成，准备应付任何
情况的一个兜鍪的方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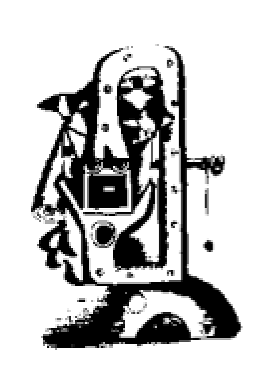
蜜蜂在其中纯粹为甜蜜
而死的六边形城池，
你们的灯笼成为这光滑

桌面上最后离去者，
在这个星期天；其要求
多过蜡烛的信仰，

多过戴盔的征服者——
他们像蜜蜂般死去，在她
金色的脑袋里增殖记忆；

随着下午暗淡
成深蓝色，让你们的灯笼
在这渐黑的土碗中

盛着，静物，但是一种生物，
超越了眼泪或露水的



欢乐，是欢快的、因傍晚

而潮湿的霓虹灯，模糊着
这睡卧的女人的形体——
一枚柠檬，一个没有火苗的灯笼。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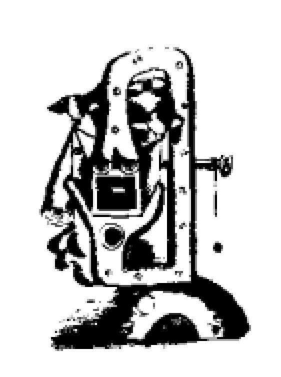


新 世 界

那么在伊甸园之后，
还有一次惊奇吗？
喔是的，亚当对
第一颗汗珠的敬畏。

此后，浑身上下
都得播种上盐粒，
去感受季节的边缘、
恐惧和收获、
难得的，但至少
属于自己的欢乐。

那蛇呢？它不会锈
在它的树杈上。
那蛇羡慕劳动，



它不会丢下他不管。

二者都会眼看叶子
给白杨镀银，
橡树染黄十月，
一切都在变钱。

所以在亚当钻在方舟的肚子里，
被放逐到我们的新伊甸园之时，
那身缠万贯的蛇也蜷缩在那里
跟他做伴；那是决意的。

亚当有一个主意。
他与那蛇将把伊甸园
之损失当做利益来分享。
所以二者造就了新世界。它看起来挺好。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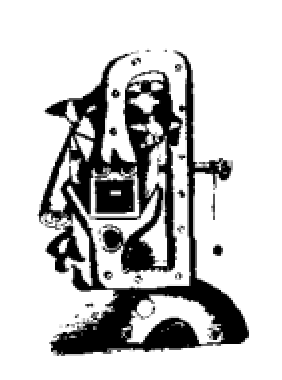
亚当的歌

被石头砸死的淫妇
在我们的时代是被
闲话，被给她肉体盖覆
口水的呼吸杀死的。

第一个是夏娃，
她为了那蛇，为了亚当之故，
让上帝当了王八——这使
人人有罪或者夏娃无辜。

什么也不曾改变，
因为男人们仍旧唱着亚当唱过的
反对他输给毒蛇的世界的歌、

唱给夏娃听的



反对他自己遭贬谪的歌；
他在世界的傍晚唱歌，

伴着那和平的王国里
豹子的眼睛亮起的灯光
和出自树林的他的死神；

他唱着，害怕着
上帝的妒忌，付出着
自己死亡的代价。
歌声上达天听，上帝揩拭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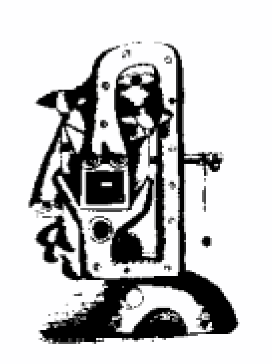
“心儿，鸟儿飞起时你在我心中，
心儿，太阳入睡时你在我心里，
心儿，你像露水一样静卧在我心中，
你在我心里哭泣，犹如雨水哭泣。”

1976

准备流亡

为什么我要想像曼杰尔施塔姆[1]
死在渐黄的椰子中间，
为什么我的天赋已回头寻找
一片阴影以充填这房门，
使这页纸滑入亏蚀？
为什么月亮增益成弧光灯，
我手上的墨污准备拇指朝下在一位
耸着肩膀的警官面前摁下？
那从前是咸的，在破晓时像石灰味儿的
空气中这股新气味是什么？
我的猫，我知道是我想像的，从我的路上逃离？
我的孩子们的眼睛已经像是地平线了？

① 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杰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曾数度被捕、流放，最终含冤而死。——译者



我所有的诗，甚至这一首，都希望隐藏起来？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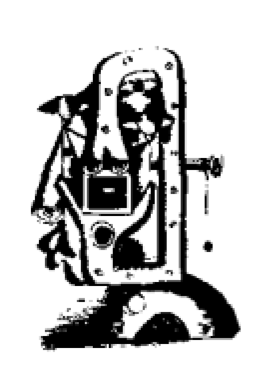


火　山

乔伊斯[1]怕雷，
可是他下葬时狮子
从苏黎世动物园吼叫。
是苏黎世还是的里雅斯特？
没关系。这些都是传说，正如
乔伊斯之死是传说，
或说康拉德[2]已死、《胜利》
具有反讽意味的风行谣传一样。
从这悬崖上的海滨房屋看去，
在夜的地平线边缘上，
从此刻直到黎明
有两点来自数英里之外海上的

---

①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译者
②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胜利》是他的名作。——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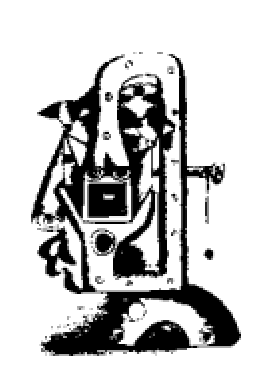


桅杆上的亮光；它们就像
《胜利》结尾处的
雪茄的闪光
和火山的闪光。
为了巨匠的慢慢
燃烧的信号，可以
放弃写作，而做
他们的理想读者，深思，
贪婪，把对杰作之爱
置于重复或超越
他们的企图之上，
当世界上最伟大的读者。
至少这需要敬畏之心，
我们的时代已失去这种态度；
那么多人见多识广，
那么多人未卜先知，
那么多人拒不进入胜利的
静寂，懒惰
燃烧在核心，
那么多人不过是
直立的烟灰，就像雪茄，
那么多人把打雷不当回事。

闪电多么寻常，
巨船多么失落，
我们不再寻找！
往昔曾经有过巨人。
那时他们制造优良的雪茄。
我必须更仔细地阅读。

1976





结　局

事物不爆炸，
只衰败，消逝，

如阳光从肉体上消退，
如浪沫在沙滩迅速滤干，

甚至爱情的闪电
也没有雷鸣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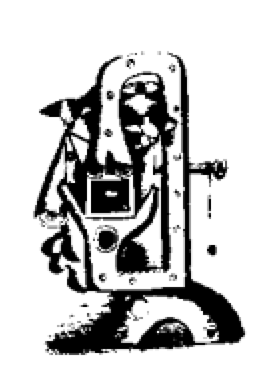
它死去时发出花朵
枯萎的声音，像肉体

离开出汗的浮石，
一切事物都如此发展，

直到给我们只剩下
那包围着贝多芬的头颅的寂静。

1976





拳　头

紧攥我心的拳头
稍松一点，我得以喘出
光明；但它重又
攥紧。我何曾不爱
爱的痛苦？可是这已超过

爱而达到疯狂。这有如
疯子的紧攥，这是
在号叫着堕入深渊之前，
紧抓着无理性的突出岩石。

那就抓牢吧，心。这样至少你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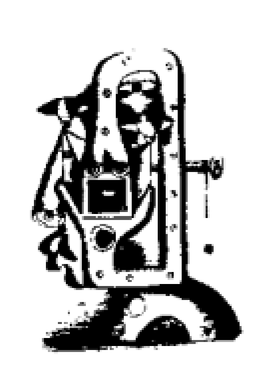
1976

爱复爱

有朝一日，
你会心情振奋，
欢迎自己来到
自己门前，进入自己的镜子，
彼此报以微笑，

说：坐这儿。吃吧。
你将再度爱上那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给酒。给面包。把你的心还给
它自己，还给那爱了你一辈子的

陌生人；你忽视了他，
而去注意别人；他深知你。
从书架上取下情书、



照片、绝望的笔记来，
从镜子上剥下你自己的影像。
坐，饱餐你的生命吧！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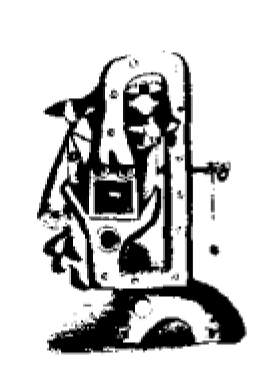
晦暗的八月

这么多雨，这么多生活像这黑色八月
肿胀的天空。我的妹妹，太阳，
躲在她黄色的房间里不愿出来。

一切都下地狱；群山蒸汽腾腾，
像口水锅，河流泛滥；依旧，
她不肯起身，关掉雨水。

她在房间里，抚弄着旧物，
我的诗作，翻弄着她的相册。即使雷霆
从天而降，如摔碟砸碗，

她也不出来。
难道你不知我爱你，只是无法
修好这雨？但我正在慢慢学着



爱这些晦暗的日子、冒蒸汽的群山、
充满飞短流长的蚊子的空气，
啜饮苦口的药液，

以便当你浮现，我的妹妹，
用你花簇的额头和宽恕的眼睛
分断雨水的珠链时，

一切都将不似以往，但将真实不虚
（你瞧，他们不会让我随心所欲地
去爱），因为，我的妹妹，那时

我将学会爱黑暗的日子，一如爱明媚的日子，
爱黑色的雨，白色的山，一旦
我只爱我的幸福和你。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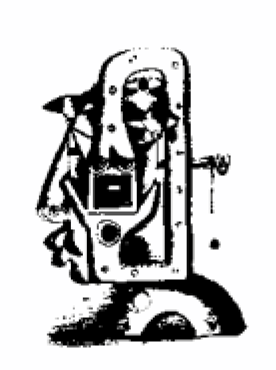
海 甘 蔗

我的朋友半数都死了。
我会给你造些新的，大地说。
不，还是把他们还给我，像从前一样，
有缺点及一切，我哭叫。

今夜我能够从透过那甘蔗林
传来的微弱涛声
抓取他们的谈话，可我无法独自

踏着月光下海洋的树叶
走下那白色的道路，
或者以枭鸟的梦幻动作

漂流，脱离大地的负担。
大地啊，你所保留的朋友的数目



超过所剩的可亲爱者。

悬崖边的海甘蔗闪着绿光和银光；
它们是我的信仰的天使枪骑兵，
但是从失去的东西里生出更强的东西，

具有石头的理性光辉，
忍受着月光，超乎绝望之外，
强劲得像那风，穿过分披的甘蔗林

把我们所爱的人们送到我们面前，像从前一样，
有缺点及一切，并不更高贵，只是在那儿。

1976



仲夏，多巴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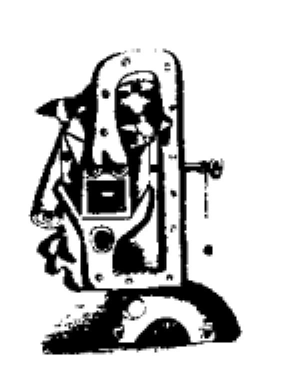
太阳投石砸击的宽阔海滩。

白色的热。
一条绿色的河。

一座桥，
整个八月都在昏睡的

夏眠的房屋上升起的
晒得焦黄的棕榈。

我抓住的日子，
我失去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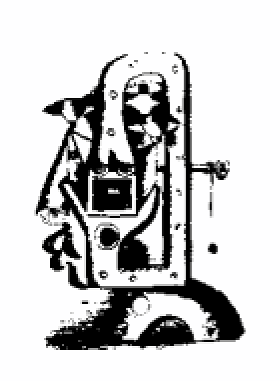
像女儿一样长大，我的臂湾
拢不住的日子。

1976



零活，一只短毛㹴

你准备应付一股忧伤，
可是另一股来了。
它不像天气，
你无法未雨绸缪，
无备即一切。
你的伙伴，那女人，
你身边的朋友，
你胁下的孩子，
还有那狗，
我们为他们发抖；
我们朝大海眺望，思忖
就要下雨了。
我们将做好防雨准备；
你不联系
那改变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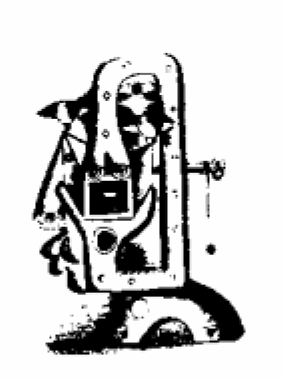


花园中渐暗的
夹竹桃的阳光，
那出离棕榈树的黄金。
你不把这，
你的皮肉上
细雨的斑点，
与那狗的哀嚎相联系；
雷并不吓人；
有备即一切；
跟在你脚后的东西
正试图告诉你
静默即一切：
它比有备更深，
它海样深，
地样深，
爱样深。

静默
比雷声更强大；
我们被震得哑然而深沉，
有如从不像我们那样
说爱的动物，除非

它变得不可说
又必须说出；
在一声哀嚎里，
在眼泪里，
在来到我们眼前而不说
所爱之物的名字的细雨里，
死者的静默，
埋得最深的爱的静默是
同一种静默；
无论我们为畜生，为孩子，
为女人，还是为朋友承受它，
它都是一种爱，它是同样的；
它受丧失
祝福得最深，
它有福了，它有福了。

1976



终 结

我居于水上，
独自。无妻无子。
我绕过种种可能
归结于此：

一幢矮房傍着苍茫海水，
窗户永远敞开，
朝着滞流的海。我们并未选择这些，

而是我们即自己所造就。
我们受苦，岁月流逝，
我们丢弃货物却摆脱不了

对家累的需要。爱是一块石头
定在苍茫海水之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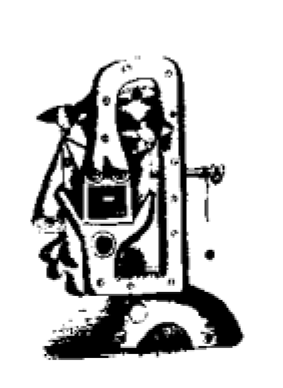
海床上。现在，我于诗

一无所求，除了真诚的感情，
不求怜悯、名誉、慰藉。静默的妻，
我们可以坐看苍茫海水，

在被平庸和垃圾
冲刷的生活中
活得像岩石。

我将有意忘却感情，
忘却我的天赋。这比
混日子更可贵、更难能。

1976



晨 月

心头依然萦绕着那追逐着鼓胀的风帆
越过莫纳可可山
弓起的鲸背的月之循环，

我朝着她清醒的光明喘息。

时在十二月初，
微风吹爽这大地的皮肤，
水面的鸡皮疙瘩；

我注意到沿莫纳可可山而下的
蓝色的投影，
十二月的日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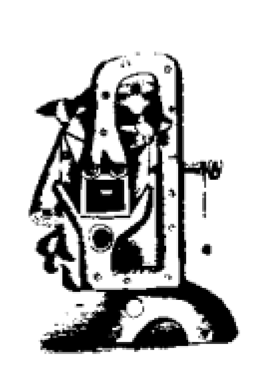
快慰于大地依然在变化，

在这明亮的一日之初的清晨，
圆月能够以她的额头使我目迷，

白色的纤枝正从我的须髯中迸绽。

1976





回归树木

赠约翰·费古厄罗阿

塞奈克斯[1]，一棵橡树。
塞奈克斯，这棵老海扁桃树，
在浪花中毫不畏缩，

在这老病的树林里，
在通往库马纳的海路上。
回归树木，

像这树一样衰老——
“雷之子”本·琼生[2]的
健壮的橡树！

---

① 拉丁语音译，意为“老头子”。一般用做喜剧中傻老头式人物名。——译者

② 本·琼生(1572～1637)：英国剧作家兼诗人。——译者

要么我躺倒，
像这棵伐倒的扁桃树；
我写作时，期待着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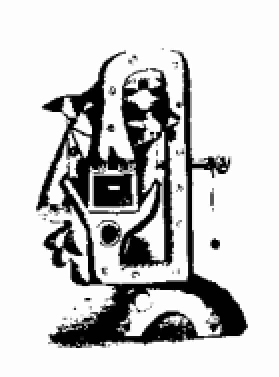
一位苍老的诗人，
须如旋风，
诗如惊雷？

不只是海洋，
不，因为在有风、绿色的清晨，
我阅读莫纳可可山上的变幻，

从明目张胆的日出
到色如灰烬的日落；
灰色对我来说已变强壮；

它不再中立，
不再是正在下沉的
肮脏的勇敢之旗；

它闪烁着点点色彩，



好像石英，就像
无聊一样多姿多彩；

灰色现在是一团水晶似的
雾气，一颗无光泽的钻石，
蒙受粉尘而淡泊坚忍；

灰色是和平的心境，
比战士更坚强，
因为它跨在宗派之上；

它是那伟大的停顿，
其时那神殿的柱子
歇在参孙[1]的掌上，

被抱持着，抱持着；
那一刻，
世界这块巨石

---

①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古以色列国第七十五代士师，以力大著称。因被情妇出卖而遭擒致盲，后奋勇抱柱撼倒神殿，与敌同归于尽。——译者

就像一个孩子熟睡
在阿特拉斯[①]发颤的肩头——
他闭着眼睛，

艰难地保持着平衡。
塞内加[②]，那传说中有名的讨厌鬼，
他的疙疙瘩瘩、吭吭哧哧的拉丁文

我只能读破树皮上的
片段；他的
主人公们经受过旋风的锻炼，

他们戴着“塞奈克斯”
这个词，戴着它的两个眼睛，[③]
透过这树的枝干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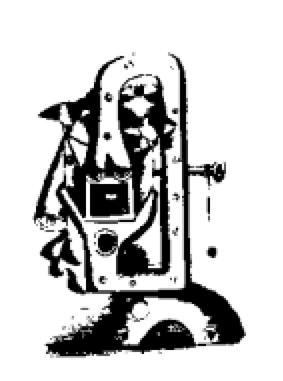
远过欢乐，

---

① 希腊传说中的巨人，因反抗主神而被罚背负天穹，一说肩负地球。——译者

② 卢丘斯·安奈乌斯·塞内加(公元前55～公元39)：罗马雄辩家。其子小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兼戏剧家。此处似指后者。——译者

③ 原文“senex”中的两个字母“e”形似眼睛。——译者



远过抒情的话语；
这顽强的扁桃树

带着这语言
钻入沙下，缓缓地，
经过无数沙粒，经过无数世纪。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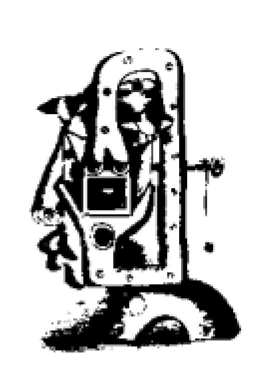


选自《星苹果王国》

1979







安息日，西印度群岛

那些为礼拜天的忧郁所笼罩的村落，
在其所有的赭色街道中，一条狗正在酣睡

那些像灰色的玫瑰，或无法治愈的贫穷
伤痛的火山，在其噘起的嘴巴周围，瘦瘦的男孩正在
售卖黄色的硫磺石

从前跳舞的烧焦的芭蕉叶
底床是用破瓶子铺就的河流
一只鸟儿在那里忘却了它的笛声的可可林——
它的叫声听起来又绿又黄，在叶底的阳光里
更增添了橙色的光焰

被太阳晒得脱皮仍然挣扎着逃避海洋的桉树

像石头一样变蓝的死蜥蜴

那些忘却了老乐曲的河流，几缕唾沫

那枯干、短促的、在更枯干的海扁桃树下的人行道——
枯干的老人在那里坐着

看一艘白色双桅船卡在那些枝桠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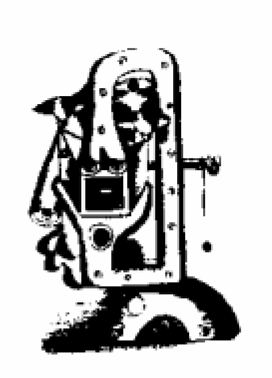
与飞动的军舰鸟下着跳棋

那些像破陶罐似的山坡
那些把它们的骨骼拓印在皮肤上的蕨类

还有那些在晚祷时间开始念诵它们的名字的道路

提及它们，它们就会阻止
那些情愿让一个时代过去的螃蟹
那些好像怀疑自己的映像的老处女似的鹭鸶
打听，打听

那些烦恼，它们等待着



那些礼拜天，那些礼拜天

当道路尽头的光亮是一种机会时的那些礼拜天

当我母亲仰面而卧时的礼拜天
当姐妹们像白蛾似的聚集
在街灯周围

城市在地平线上掠过我们时的礼拜天

1979



海洋即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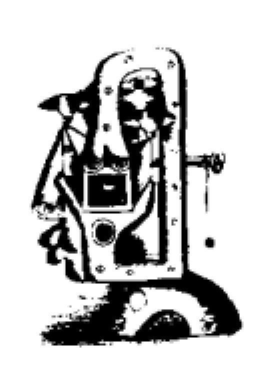
你们的纪念碑、你们的战役、烈士在哪里？
你们的部族记忆在哪里？先生们，
在那灰茫茫的穹窿里。海洋。海洋
已把它们锁起。海洋即历史。

首先，有汹涌的石油，
沉重如混沌；
其次，犹如隧道尽头的光明，

帆船[1]上的桅灯，
这就是“创世记”。

然后是成批的哭喊、
屎、呻吟：

① 指十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轻快帆船。——译者



“出埃及记”。
被珊瑚焊接起来的骨头，
被鲨鱼影子的天恩所覆盖的
马赛克，

这是“圣约柜”。
然后从海底阳光
被拨动的金弦发出

巴比伦奴隶澎湃的竖琴声，
一如像锁链般挂在溺死的女人
身上的玛瑙贝串，

那些就是“雅歌”中的
象牙镯子，
可是海洋仍不断翻着空白页

寻找历史。
然后到来的是眼睛沉重如锚、
沉没无墓葬的男人们，

烧烤牛肉，把烧焦的
排骨像棕榈叶似的丢在海滩上的强盗，
然后是吞噬王家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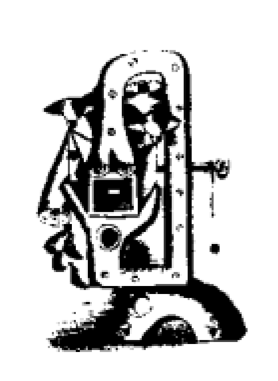
浪潮的起沫的、狂暴的胃囊，
这是“约拿书”，
可是你们的“文艺复兴”在哪里？

先生，它锁在那些海沙里，
暗礁喧嚣的岩层从那里经过，
战士们从那里漂流而下；

戴好护目镜，我亲自带你们去那里。
那玄妙莫测，在水底之下，
穿过珊瑚的柱廊，

经过海团扇的哥特式窗户，
到有硬壳、眼似玛瑙的鲐鱼
眨眼的地方，它身负重宝，像个秃头女王；

这些穹顶上镶满石头般
坑坑洼洼的藤壶的洞穴



是我们的大教堂，

和飓风来临之前的火炉：
蛾摩拉城。被风磨碾成
泥灰和玉米粉的骨头，

这是“哀歌”——
这只是“哀歌”，
不是历史；

然后是，就像河流渐干的唇上的浮渣，
正在凝结成城镇的
村落的褐色茅屋顶，

傍晚，蚊蚋的合唱队，
其上方，教堂的塔尖
刺向上帝的肋部，

随着他的儿子落下，这是“新约”。

然后来了白色的姐妹朝着
海浪的进步鼓掌，

这是“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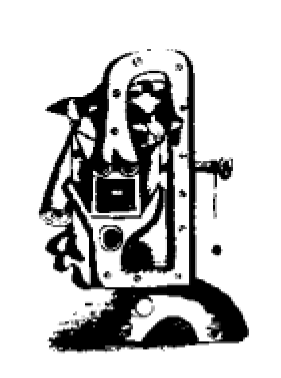
欢庆，啊，欢庆——
迅速地消逝，
犹如在阳光下变干的大海的花边，

但是那不是历史，
那只是信仰，
于是每块岩石碎裂成自己的民国；

然后来了苍蝇的宗教会议，
然后来了做秘书的鹭鸶，
然后来了为选票鼓吹的牛蛙，

有着聪明主意的萤火虫
和好像坐飞机的使节的蝙蝠，
还有螳螂，就像穿卡其制服的警察，

还有仔细审查每宗案件的
法官毛毛虫，
然后在蕨类植物黑暗的耳朵里，



在有潮水坑的岩石的
咸涩嗤笑声中，有声音
好像谣言而没有任何历史的

回声，真正地开始了。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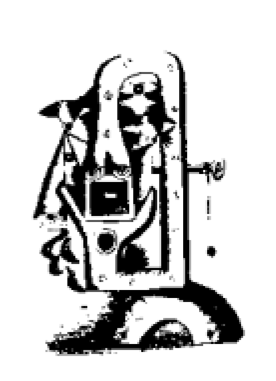
埃及，多巴哥

赠 N. M.

在这酷烈的海滩上
有一株破败的棕榈，
它的冠羽是一位死去
武士的生锈的头盔。

麻木的安东尼，在那
像犯困的猫在他近旁
伸展着她呆滞的性器的慵倦中，
知道他的心才是真正的沙漠。

越过她的起
伏的沙丘，
伴着他的心的鼓点，
消逝了军团的蜃景，



穿过被爱弄乱的床单，
战船消逝。
在她的神殿雕花的门前，
一只苍蝇扭着它的信息。

他从一只如熟睡婴儿的
耳朵一样完美的耳畔
拂去一根湿头发。
他呆呆地，凝视那倾圮的柱子。

他躺着，像棵铜色的棕榈
树，在下午三点钟，
在一片热海
和一条河边，在埃及，多巴哥。

她的沼泽在暑热中干涸，
他沉没于其中，
没戴甲胄。
他用一个帝国换取她的汗珠，

用竞技场的喧闹、
元老们变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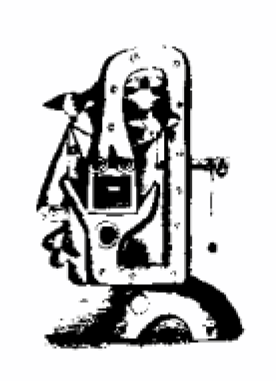
浪涛，换取
这寂静的沙上寂静的天花板—

这头灰熊，他的毛
正在脱落，变得银白——
换取这有着可爱臭味的
敏捷的雌狐。被睡眠所分解，

他的头
在埃及，他的脚
在罗马，他的裆是一条沙漠
战壕，里面躺着战死的士兵。

他用一根手指
拂过她脆如母马喷泉似的尾巴的
硬硬的毛。
阴影爬上宫殿的屋瓦。

他累得动弹不得；
一声呻吟就会唤醒
军号，再挥一下手，
开战。他的目光，



反映着火光的
盾牌，
无法对杀戮皱眉的
黄铜额头，榨出太阳的力量。

并非暮年情欲的
骚动，
及其不忠，驱使
他到这步田地，被火烤烟熏，

蒙尘被垢，甚至不是爱情，
而是一股没有喧嚣的
狂怒，因其深处平静
而变得巨大；

它听得见她年轻的
褐色血液的河流，
它觉得出整个天空
与她蓝色的眼睑。

她睡着，脉动轻柔像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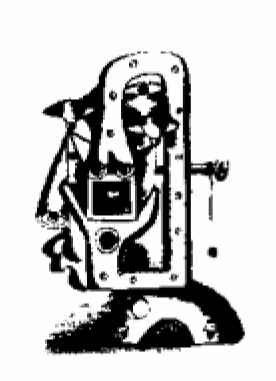
那睡眠刈割
矛杆，伐取
军团的收获
而不用刀刃，
使咒骂着苍蝇、

拍打着印有桂冠
痕迹的额头的
罗马皇帝们
变成醉鬼、小丑。

傲视一切的睡眠，它那安详
甘美如死亡，
它那宁静拥有
大海全部的重量和滔滔，

它用一根发丝的颤抖的呼吸悠荡着这个地球。

疲惫、狂野、
头戴棕榈的安东尼，
在埃及发着情，



准备把世界输给
阿克提乌姆[1]和沙滩，

别的一切都
是虚荣，除了这份
对一个不是他的情妇
而是他熟睡的孩子的女人的柔情。

天空无云。下午温和。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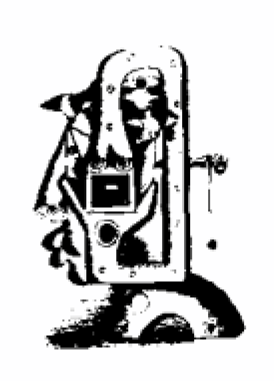
---

① 公元前31年，在希腊西部的阿克提乌姆海角之战中，安东尼被屋大维击败。——译者

库瓦的圣人

赠肯尼斯·兰钱德

落日，一面铜锣，
颤抖着穿过库瓦的时候，
正值我看见我的灵魂，迅速出鞘，
像一只白色的牛背鹭在傍晚
甘蔗田的海洋上空渐远渐小；
我静坐着，等待它回来，
像头水牛滚得满身泥巴，
因为，对我的精神来说，印度太远。
朝着那铜锣
有时身穿黄袍的秃头云团聚会，
敬礼黄昏，
甚至敬礼拉姆罗禅——
唱着歌的印度人，躺在黄麻吊床上打火，
同时，暮色抚摸着他那酱色的



出租车的侧面和银色的喇叭，
蚊子哀诵着晚课的咒语，
我的朋友阿诺菲勒斯，弹着西塔尔琴，
萤火虫把每天黄昏都装点成燃灯节。

我用一片云缠住我的头，
我的白髭须像双角样翘起，
我的手脆得像《罗摩衍那》的书页。
从前神猴在古庙中像树枝一样
繁衍；我不曾错过它们，
因为这些田野歌颂孟加拉，
在拉姆罗禅汽修铺后面有乌塔普拉邦；[1]
可是时光在我耳中像条河般咆哮，
老年是一场大火，
就像收获时节烧甘蔗莽的火一样猛烈。
我将像一朵云从这些人中间飘过，
他们将看见一只白鸟扑打着库瓦后边
暮色中的甘蔗之海，
谁又会指着它说那是我出鞘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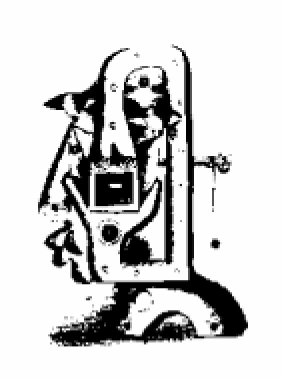
---

① 印度北部一邦。此处应指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聚居区的某种名称。——译者

不会是挂着念珠的新郎，
也不会是戴着面纱的新娘，
他们的神圣语言在电影院的广告牌上。

我在库瓦村议会上讲了他妈的太多话。
我讲话声太轻，我总是被
店铺前面的高音喇叭
或配有极大画面的高音喇叭所淹没。
我最适合高视阔步，像白色的牛背鹭
迈着棍子似的腿，在黄昏时分踏着一条
郊区道路携杖走向甘蔗田之间的“道”。
扮演长老。现在不再有长老。
只有老人。

我的朋友们唾弃政府。
我不认为只怪政府。
假如说所有神灵都太老，
假如说他们死了，他们正在烧他们，
假如说某个砍甘蔗的人
开始用一把弯刀剁碎蛇时，
他就是在服侍以蛇为武装的神灵，
假如说某个猎人逮住了



哈努曼[①]在一只猴笼里调皮捣蛋。
假如说所有神灵都被电灯杀死了呢?

日落,一团篝火,在我耳中咆哮;
疲惫的燕子之余火疾飞,鸣叫,
好像发疯的女人,
围绕着它的火葬。
我登上我的檀香木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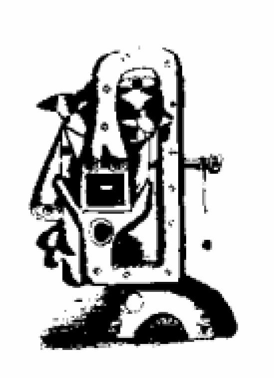
1979



① 印度神话中的神猴。——译者

河上的科埃尼希

科埃尼希知道此刻没有人在河上。
进入睡莲充塞、蚊蚋密布的褐色
河口，科埃尼希撑着小船
经过废弃的渡口和覆盖着煤灰的
渡口木桩。待在船上，他看见，在
岸上茂密的草坪上，一头沙色的骡子，
没拴绳，没笼头，也没有住家的
迹象在那工厂废墟锈成一团的
轮子周围，透过它的辐条，野甘薯
藤叶由于不堪重负而倚靠着；
野香蕉在淡黄色的阳光中
被挖掘出来，好像涨奶的母牛。
这是丰产的矿山中的最后一座。
这里只有植被看起来是对头的。
一只痛苦之蟹箭一般从他脚底上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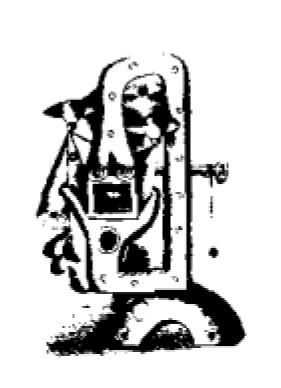


钳住他的脖子，在大脑根部。
他觉得他的理智在这强烈的麻痹中
像羊皮纸似的蜷缩。好啦，他不再
烦累他记忆中残存的东西；
他应该感谢上天他逃离了海洋，
无论如何，他曾要求和别人一起
被派遣到这里——为什么还要抱怨，
让这河烦恼呢？科埃尼希想唱歌，
突然地，只要能陪这河做伴——
这是条河，科埃尼希呢，他的名字意思是王。

他们都感染了传教士的热病：
他们准备赎取野蛮人的罪孽，
驯服他们，就像他将驯服这河，
巧妙地，随河流所至，接受着弯道；
他看见过别的传教士是如何下场的——
摇摆在风中，像一挂僵死的钟舌，而
钟已破，假如说那天空就是一口钟——
正是由于把野蛮人当做人来看待，
用天堂和地狱那套讲话吓唬他们。
而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旅行的起因，
科埃尼希沉思，以及目的。他知道那是高尚的，

基于《圣经》里的，忘记了，某一句话，
可是他自觉没了肉体，就像个跌跌撞撞，
不是出自森林，而是出自一部百年前的
小说书页中的人物。他抚一抚他的制服，
那上面粘满了曾试图拽住他的
带钩的草籽，好像他的惊慌所抛弃的
别人即将淹没的手。别的人都死了，
像真正的人，死去。我，科埃尼希，是个鬼魂，
河流的鬼王。唉，就连鬼魂也得休息。
假如他知道他迷失了，他就没有迷失。
正是在你装模作样时你才是傻瓜。
他靠近河岸，疲惫地拄着船篙。
假如我是个名叫科埃尼希的人物，那么我
将主宰我的未来，就像一部小说，
其中有一条真实的河和真实的天空，
所以，我并非真的累了，而应当继续推进。

树叶之间的阳光很是美丽；
一如在那遥远的生活里，此刻他感激
那乏味、庸常的生活之云间透出的任何
光波：一轮光斑给他的秃顶罩上光环；
无数银币和铜币在河面上跳舞；



他的头感到温暖——阳光舞蹈在他的头颅上，
像一份祝福。科埃尼希闭上眼睛，
他觉得有福了。这使方向确定。
他倚着船篙。他必须继续推进一段。
他叫着他的名字。他的口音听起来是德语，
然后他说“河”，可是什么是德语呢，
假如只有他能听见的话？我说德语[1]
听起来就像用英语说他的名字一样真，
德语是科埃尼希，而英语是，金。[2]
这河想要被叫做什么吗？
他问那河。河流什么也没说。

在转弯处，河流倾倒出它的银子，
像满怀悔恨的矿山，给而又给着
绿的和白的一切：白的天，白的
水，还有像缓缓滑动的森林的
鼓点似的暗绿，绿的热气；
然后，前方沙洲上，一团雾气：
细布料帆篷，蜘蛛网索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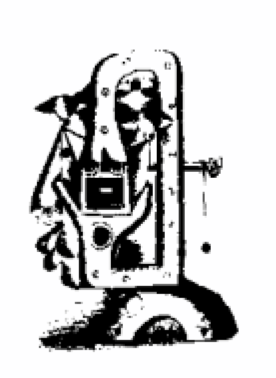
① 此句原文为德语。——译者
② “King”，作为姓名，一般音译为“金”；意译则为“王”。——译者

一条双桅船，沉陷在乌黑的河泥上，
正慢慢地从河床上升起，
一个戴高帽的土人读着一张倒持的
报纸。

　　“我们的皇后在哪儿?”科埃尼希大叫。
“我们的皇帝在哪儿?”

　　　　　　　　那黑鬼消失了。

科埃尼希觉得自己被阅读着，
就像那报纸或一部百年旧小说。
“皇后死了！皇帝死了！”众多声音大叫。
他恍然醒悟，那些树干并非木头，
而是被屠杀的印第安人的鬼魂站在
红树林里，它们的眼睛在绿暗中
好像萤火虫，它们就像蜂鸟
滑翔而非跑动在树木之间。
河流载着他掠过他所喊的话。
那双桅船沿河而下不留一丝痕迹。
“曾有一度我们统治一切，”
科埃尼希对着他瓦楞状的白色倒影唱。
“德意志雄鹰和不列颠雄狮，
我们统治的世界比这河的流域更广阔，
那里有涂彩的大象、缀饰的象轿、



从棕榈树丛的隐伏处跃出的
斑斓猛虎；人们将不会再看到这样的
日子；我们的旗帜随落日沉降到埃及的
独桅船上；我们统治的河流大如尼罗河、
恒河，还有刚果河，我们驯服，我们统治
你们，当我们的帝国达到辉煌的顶峰之时。”
这是世界某地的一条小溪流，
别管它在哪儿——胜利在望。
科埃尼希大笑，朝褐色的溪水啐唾。
蚊蚋此刻正向着河面上升起的
夜色歌唱；青蛙在红树林下面
伸展四肢。科埃尼希双手紧攥
他的船篙权杖，其时一团轻雾
从河面升起，书页变白。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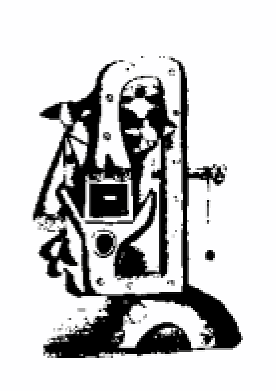


选自《幸运的旅人》

1982







老新英格兰

黑色的快船，遍染鲸血，叠起帆篷
进入新贝德福、新伦敦、新黑文[①]。
一座白教堂尖塔像箭鱼似的呼啸着
冲入空间，一枚火箭刺向天穹，
随着解冻的泉水挟着冰凌疾奔
下山坡，“古老荣耀”[②]抽打着
从越南归来的青皮农家后生的十字勋章。
每当春风惊起带着战争记忆
行进的橡树林的吼叫，
把整个区县都从日历上撕去时，
度量季节的依然是同样的
有脉的叶子和有脉的肉体的寿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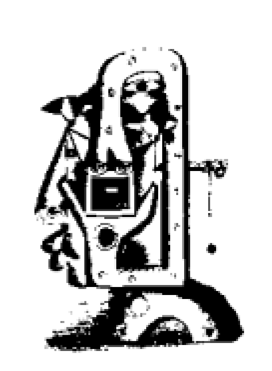
---

① 一般音译作“纽黑文”。——译者
② 美国国旗的俗称。——译者

山坡依然被白色会堂的尖顶
刺伤；印第安人踩出的小径
顺坡流下，好像褐色的鲸血
从花楸果中汩汩冒出，仿佛地狱之火
中的圣经般烧黑的圆木上野兽的遗迹。
战争的呐喊紧紧蜷缩在白猫头鹰——
印第安人灵魂的石羽偶像——之中；
铁道线箭一般射向遥远的
没有了易洛魁[1]部族的广大山区。
春天投出树木标枪造成伤害；一股泉水奔
下倾斜的白桦地面，挟着破碎阳光的
珠子和镜子——有助于把这共和国
造就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破碎的诺言。

我们的信念之冠羽长得就像春天的橡树
一样喧闹，扎下了根而安然坚信
上帝天性柔弱，但保存有一把呼啸的剑；
他的鱼叉是教堂的白色标枪，
他漫游的思绪是折叠在白桦木中的小径，
他的愤怒是烧煮融化的野兽的大桶，

①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译者



当黑色的快船(桅桁上系着每一张尸布)
把我们的子弟从东方载回家来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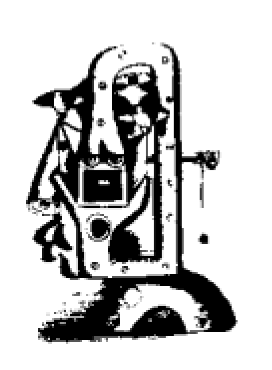
1981



北　部

一把冷空气的利刃不断地撬开着
公共汽车的窗户。春天的乡野
不愿被关在外边。洗手间的门
不断地砰砰响。只有我们几个：
一个穿破牛仔裤的烂醉或被石头砸烂的女人、
一个美籍西班牙裔推销员，还有，在前头，
一个裹在大衣里的黑女人。
空旷造就一团和气的氛围
遍及北部的座座村落——田野
单调重复，但在关键处有小小
区别，宽敞的场院晾晒着衣物，古老的机制——那里的人们
以公路的耐性和平坦的确信生活着。

有时我觉得有时
诗神正在离开，诗神正在离开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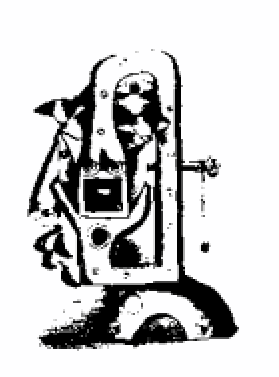
她的疲倦的脸厌倦了钢铁田野；
她的空洞歌唱阿巴拉契亚矿山；
她是个肘部疙疙瘩瘩、粉笔般细瘦的矿工之妻，
她颈部的筋紧绷得像班卓琴弦；
她曾经是一匹长着少女鬃鬣的有雀斑的黄骠马，
在所有农历都真实的时候，
噼哩咔嗒驰骋在碧蓝的草原上，
俯视着被树木惊呆的夏季湖泊。
那离情别意乘着来自远处
工厂的烟雾向我袭来。

可是假如那些柳树是竖琴——那些扇形排列被剪了梢的、
把流水清晰地翻译成歌的柳树，
假如椋鸟像夜莺一样心碎——
后者的悲伤堆积成笼罩卡茨基尔山的
黑压压的雷雨云，它们弹唱的主题会是什么？
座座春山被太阳晒出雀斑，排排贞洁的白马厩透过
屏风似的树林闪现她的梦想的活力，
有如架在吵闹的溪流之上的一座白色木板桥。
明快的形象！直接得就像你的女儿们
清澈的眼神回映你的凝视的样子，
无可争辩而且致命——

不，那更感性。
我正在爱上美国。

我必须把从泉水中捡来的冰凉的小卵石
放到我的舌头上来学说她的语言，
好像白桦或白杨那样自信地谈话。
我将叩敲这些村庄之一的
安有窗户的屋门；
她会让我进门，在那里就像宽阔的草坪，
就像山峦之间碧蓝的空间，
抱持着她断折的臂肘，
从温暖得像面包或像回家似的
额头拂去一绺湿发。

1981



钢琴练习

赠马克·斯特兰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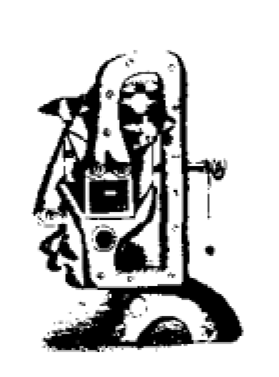
四月，在又一个双周里，大都会的四月。
一阵细雨给博物馆的入口镀上亮光，
就像她们离开你时的眼神，躲躲闪闪的春天！
太阳晒干着街道的浮石门面，
精心地好像少女用纸巾揩拭面颊；
柏油路像绸缎礼帽似的闪亮，
喷泉好像群马绕着大都会歌剧院小跑，
在风雅时代的曼哈顿踢、踏、踢、踏，
——同时街沟向着春雨张开嘴唇——
沿着像印象派老套般朦胧的街道跑下去，
跑过雕刻的柱楣，
跑过人字墙上的水泥塑花，

① 马克·斯特兰德(1934～)：美国诗人。——译者

跑过拜占庭式镶嵌画中的地铁站——
灵魂嗤之以鼻，而有人试图纂集
一个即将关闭的世纪的拼贴画：
书信体的伤感、老旧的拉福格[1]式的痛楚。

悔恨的大风扫荡着空无人迹的广场，
雨水抛光的渔船近旁，一辆加窗帘的马车
曾最后一次驰过欧洲的拐角，
当运河像手风琴似的叠合起来。
现在热病染红着地球的多事地点，
细雨洒落在花园里的白色铁椅上。
今天是星期四，瓦耶霍[2]就要死了，
可是来吧，女孩儿，拿上雨衣，我们一起去
在某个咖啡馆泪水纵横的窗户后面寻找生活，
也许“世纪末”并未真正结束，
或许有一架钢琴在某处弹奏着它，
在郁金香和苍白的刺客的季节，
在电灯泡照彻下午的心脏的时候。
我召唤诗神缪斯，她推说头疼，

① 于勒·拉福格(1860～1887)：法国诗人。——译者
② 塞萨尔·瓦耶霍(1892～1938)：秘鲁诗人。——译者



但也许她只是羞于被人看见
与某个只有一种气候的人在一起吧，
于是我走过石头雕的花、刻着森林的人字墙，
独自。射杀大公的可不是我，
我把那等罪恶推脱得一干二净，
嘴里一边嘟囔着地铁站里涂写的下流话；
我什么也无法给她，除了可预见的
晚霞绚丽的丝绸织就的白头巾。

好吧，那么，再见，我很遗憾从未去
那给瓦耶霍染上热病的大城市。
也许塞纳河比东河还要明亮，
也许，但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
一口低音平底钢锅
令人眼花缭乱地练习着来自古老维也纳的什么曲子，
锅垢横飞像群鱼掠过海面。

1981

新世界的地图之一·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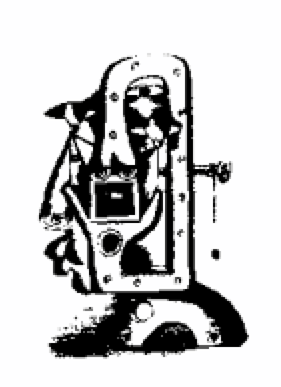
在这句子的结尾，将开始下雨。
在雨的边缘，一片帆。

慢慢地那帆将望不见群岛；
整个种族对港口的信仰将进入
一片雾霭。

十年战争结束了。
海伦的头发，一簇灰云。
特洛伊，一个白灰坑
在细雨濛濛的海边。

细雨像竖琴弦般绷紧。
一个眼神忧郁的男子捡起雨丝，
弹奏《奥德赛》的第一行。

1981



欧罗巴[①]

圆月如此明耀，我都能数清
平房上椰树纵横交织的阴影，
平房的白墙因失眠而愤怒。
星星一滴滴泄漏到海扁桃的
铁甲鳞片上，逗人的云彩
像锦被般皱起，光华四溢。
海浪不知餍足地群交，
呻吟声穿透屋墙。我觉得我的心绪
变得白似月光，改变着那
由白昼清楚无误地设计的形象，
使之从一棵树变成一个俯身于浪花中的女体；
然后，是一座小山的黑驼背，阔步逼近，
它的鼻孔轻轻地发出鼾声，渐渐靠近那
用流银淋浴着双乳的赤裸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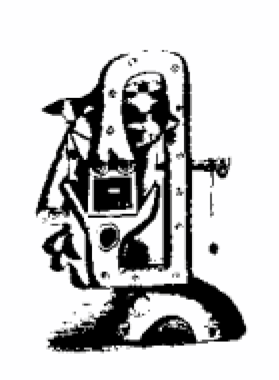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国公主，被主神宙斯化做白牛诱奸。——译者

二者本可以依然保持适当的距离，
要不是贞洁的月亮迅速扯过一片乌云
作帷幕，让他们的身影交合。

她与那些闪光嬉戏，是的，可是一旦
你屈服于人类的色欲，你就
透过那一片月光看出他们的真面目——
那些化为种牛的神，化为发情天鹅的神——
一种过分煽情的农夫文学。
谁曾见，在他们深潜的驰骋中，
她白皙的双臂勾住他的双角，她的双腿紧夹？
谁曾见，在咸涩的黑暗中畜生和女人丢了时，
在枯竭的泡沫的嘶嘶声中，
她莹白的肉体化做磷火般的星座？
那里什么也没有，一如既往，
除了楔入地平线之光的浪沫，
然后，是细如丝线的、加饰钉的甲胄，
像水珠般依然在他的毛皮上抖颤，
蹄子和角尖在群星间颠倒成字谜。

1981



胡鲁砍[1]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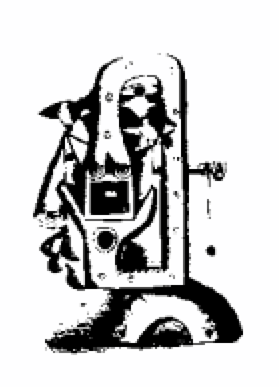
一旦分叉的闪电惊乍椰树的头发，
在别墅的沥青房顶上，雨水
像卵石落在锅里一般回响，
惟有浪潮的裙裾
绕着被遗弃的音乐台跳舞，
我们听见电话缆
像手指敲着印第安人的嘴巴那样大喊，
一旦铁皮屋顶开始松动钉子，
就像货物被用撬棒拆箱，
我们就想起你可能是

① 印第安传说中的大神，常御风暴而行。英语“飓风”一词即源于其名。——译者

呼啸的沼地甘蔗的神灵，
我们怀疑你曾经被
一千条地平线的
卡斯提尔[①]钢矛杀死，
黄皮肤人的神灵啊，
他们曾用芭蕉叶修葺你的庙宇的屋顶。

当供电站的断电
变得像健忘症一样吓人，
豪华的游乐场所
回复到蜡烛的矛尖，
游泳池在沼气灯光下
长满疯狂的睡莲，
仿佛雏鸟的喙叫着你的名字时，
当电光在无线电中嘶地一声
熄灭时，我们能看见听见
流动的乌云卷发
赋形给闪电的黄色，
以及那涡旋的巨人、
穿云破雾的跑手、

① 西班牙中部地区，古时为独立王国。——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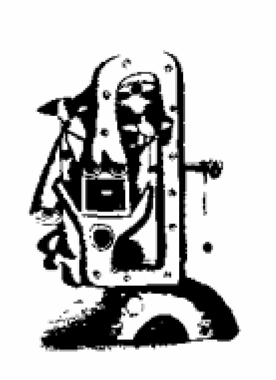
我们海洋上的马拉松健儿，
他们的被屠杀的神灵中
惟一幸存者的
内眦赘皮的、杏仁形独眼，

他的庙宇变幻
如云，在尤卡坦[①]之上，
在厄瓜多尔之上的铜色曙光中，
那能够抓住奔驰的马戏团
母马的尾巴、
跳过已故的戴盔椰树的征服者的跑手。
你从不愿答应
那北方信使[②]的名字——
他的之字形三股叉
把橡树像干草般挑起，
也不答应闪勾[③]的如雷
鼓声；你狂怒不已，
直到我们说对了你的名字，
直到拍岸惊涛和折腰椰树随着你的

① 半岛名，属墨西哥。——译者
② 似应指北欧雷神托尔。——译者
③ 非洲雷神。——译者

曲调舞蹈，即使，在你的门口，
云好像盛装的骆驼沉重地走在地平线上，
风开始像包头巾似的
松解开；你嫌弃
所有其他对应的名称，
除了我们自己的，
胡鲁砍。
你像个死了妻子的男人，
像个失去了族群的天神那般厉叫，
你用潮湿的双手猛拉电线。

然后，在翌日晃动在
油污的码头外边的烂泥中——
一艘划艇仍在那里怀着恐惧摇晃，
我们想到一个不同的名字，
不似那些雷达命名的俏名儿；
佛罗里达此刻在你的闪光灯下摇曳；
得克萨斯的地图嘎嘎作响；
在滴沥的蜡烛碑林旁，
我们的头放大在墙上，
我们醒着躺在黑暗中，
想着你，仍然在奔跑，



筋腱生出闪电羽翼：
戴锁链的树木
拼命追随的倒海翻浪者、
大破坏、提醒者、祖先，
以及——当晨光进入，苍白得
像保险代理人之时——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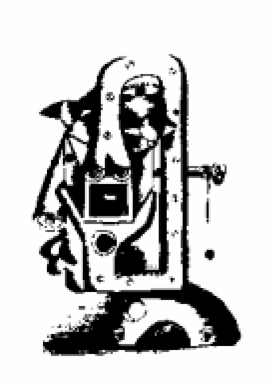
二

海扁桃的衣裙
在清晨湿透了，
树叶在它们的晾衣绳上滴水，
好像燃烛滴蜡；
被幽禁的海浪在围栏中转圈，
好似无智的绵羊。
一辆货车停在
通往机场的沿海公路上；
鸟儿暂时不会
回来。音乐台
周围的椅子堆摞起来，
正像你狂舞后的清晨；

我们埋在地下的蠕虫
又活跃起来。屋顶
散落得满山遍野，
仿佛一场枪战期间丢下的纸牌；
随着浪花乱枪射向
警察乐队曾在那里演奏的音乐台，
大海奏响军事葬礼的
盛大的雷鸣。

我们把件件恐惧归还
给它们合适的地方，
脑后的储存架上——
原始工具、加勒比箭头、
别针穿透的护身符，
以及其风向标是缓缓
旋转的战舰的那股力量。
你的名字在着陆的飞行中
再度隐退；在黑暗的机库那里，
家畜的无机耐心——
一滴冷汗滑下空
飞机的银色皮肤。

1981



珍·里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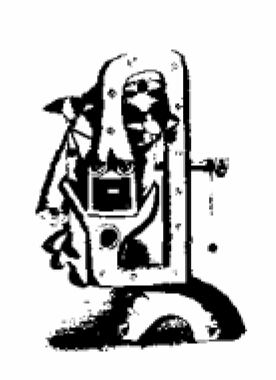
在他们那些被化学药品弄得斑斑驳驳、
好像某个老处女姨妈的左手似的、
褪色的照片里，
他们已漂流到涂成
惠斯勒[2]式白色的游廊
边缘，他们的丛林变成了茶色——
甚至尖叶的棕榈——
他们的面色苍白，
有待于涂上阴影：
戴骨制硬领的绅士们，
髭须捻得尖尖的，
他们的妻子偎在藤编

① 埃拉·格温多林·里斯·威廉斯(1890～1979)的笔名。她是出生于多米尼加的英国小说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广阔的果囊马尾藻海》(1966)等。——译者
②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译者

圈椅中，从一个开始
遭斧劈而侧身呻吟的世纪的
距离看来，都像是有色的！

他们的栗色马黑得
像长毛狗，房前草坪像一张米黄
地毯，褐色的月光和那么灰黄、
那么像药罐子的月亮，
竟至于她的脸是一张发烧的孩子的脸：
某个患疟疾的天使——
她的坟墓依然畏缩
在一丛灌木的愤怒之下，
一丛野薯蓣的癫狂之下，
它们争吵着把她掩藏在祖传的墓园之外。

那孩子的叹息
白得就像多米尼加
丛林里一段带硬皮的
圆木上的兰花、
一个用白颜料涂写的 V 字——
是为了标志一只海鸥在一件
深褐色的康沃尔纪念品之上的猎食区，



就像两个句子之间的白色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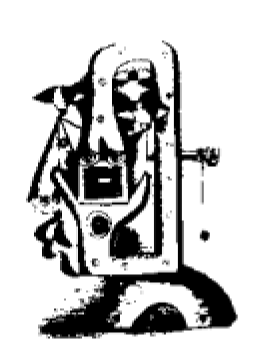
星期天！去过教堂之后
消解无聊的熔炉。
一位处女姨妈在一具加勒比吊床上，伴着
一首赞美诗的呆板节奏，荡舟似的摇过云朵睡莲；
那孩子在漆得油亮、狮爪形腿的长沙发上
看着群山随着每一下摇荡沉降而后挺起。
这世纪的绿叶喧闹
变成像大西洋那样朦胧，椴树从后面
一团充满谣言的迷雾，披着
装饰的、编结的蕾丝推进的拍岸浪涛；
午后的水泥磨石
缓缓旋转，磨快着她的感觉；
下边的海湾绿得像刺苋[1]，炖着果囊马尾藻。

在多米尼加群山间
那猛烈的寂静中，
那孩子期待着一只

① 美洲的一种热带植物，叶子在西印度群岛被用做蔬菜。或译秋葵，也可能同名异物。——译者

像黑人女仆耳朵上的金饰似的
夹在灌木丛上的蝴蝶发出的声音——
一个走向村里去，串着门，
粉红裙子像椴树间的花朵一样枯萎的女仆。

有些圆木
皮皱得像一位老妇人的手；
她用一种精致的客套给那个世界写信，
当优雅像疟疾一样常见之时，
其时游廊上煤气灯的嘶嘶声
把姨妈们吸引出来，像蛾子一样，
注定要被压扁在书里，落入
一本影集的褐色遗忘之中；
刺绣静默的女人，
对于她们，泰晤士河的桥拱、
议会大厦的针尖，
还有伦敦桥的细尖倒影
都从阳光下消逝到吊床垫上，
在那里，有天夜里，
一个孩子凝望着无风吹扰的烛火，
从一张狮爪形腿的长沙发角落
凝望着那直竖的白光——



她的右手嫁给了《简·爱》[1]——
预见到她自己的白婚纱
将是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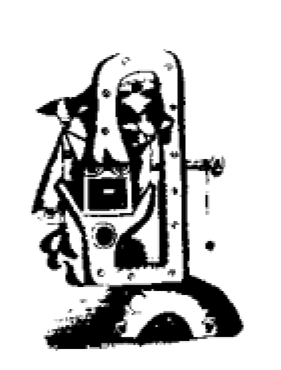
1981

---

① 英国小说家夏洛特·勃朗蒂(1816～1855)的著名长篇小说。——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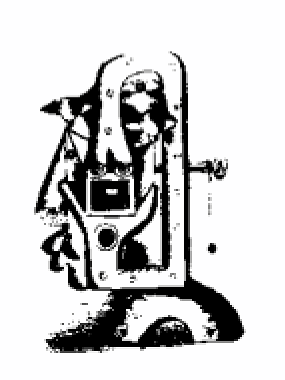
复 活 节

安娜，我的女儿，
你有一条黑狗
嗅你的脚后跟，
无私得像个影子；
这里有个寓言
关于一条黑狗：
在昨天日出时，
影子随他穿衣，
它也伸伸懒腰——
他们是两个大男人
共有一件事要做。
可是生命借给了一位
只此一次使用。
他们默默走向
没有冲突的夜晚。



最后晚餐上的老鼠
与它们的影子分享残渣，
面包的影子
被面包所分享；
当烛火降低时，
影子觉得大点儿，
于是他命它离开；
他说他所去之处
并不需要影子，
因为那里要么无光，
要么什么也没有。
当他回头命令它
回家时它停下来，
然后又找到了嗅迹；
它觉得自己伸懒腰，
当太阳变小，
就像头盔上顶着
死蛇退入洞中的
士兵的眼睛；
渐窄的瞳仁
像钉头般闪亮；
于是在他躺倒之前，

它溜进他与那木架之间，
好像那是他们
总是共享的卧榻；
它溜进那木架与钉在
那木架上的肉体之间；
它像一面黑旗升起，
随着那十字架
竖起，那双眼
非常缓慢地闭合，
扑灭那影子——
一切都成空无。
于是影子悄悄溜走，
肚皮着地低低爬行；
它离开那里，知道
他永远不会
再需要它；
它重新钻入土里，
它三天不吃东西，
它不出来，
然后它小心地朝外窥望，
像一只探出洞口的鼹鼠，
像一头冬季过后的狼，



像一条潜行的蛇，
寻找着那些能够
还给它形状的形体；
然后它跑出来，在钟
开始广远地鸣响，
闪着光地鸣响时；
它不断嗅寻他的形状，
在一只鸽子的白色回声
中，它又找到了他，
鸽子的翅膀伸展，
像晾衣绳上的一件衬衫，
像星期一在晾衣绳上
滴水的白色衬衫，
像一具稻草人在打招呼
或一个男人在田地
尽头打哈欠。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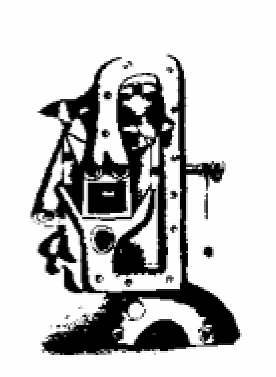
威尔士

赠奈德·托马斯

那些修剪着斯诺顿山脊的白云
将增厚它们的羊毛，穿过
押头韵的山峦间的空隙，穿过
放罗马军团进来的行中停顿下来过冬，
经过礼拜堂黑暗而不成形的口，
直到白色的寂静来到绿喉的威尔士。
沿腐臭的峡谷、沙沙响的冰冷荆豆而下，
越过硬似辅音的岩石和加雨水元音的页岩，
浅埋的战斧、头盔和武装带曾经歌唱，
在轮胎碾过潮湿的柏油路嗞嗞作响之前。
一只金雀花朝代[1]的肥胖的渡鸦放声
报晓在曾经崇拜马的墙垣之上。

---

① 金雀花朝代：十二世纪英国王亨利二世即位起至十五世纪理查三世逝世止。——译者



在怀着对工业之火的石头般的仇恨的
熏黑的农舍里，一种语言被分享着，
一如面包对嘴巴，白色畜群对黑暗牛棚。

1981



幸运的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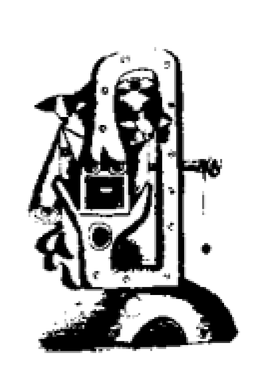
赠苏珊·桑塔格[1]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糟蹋。
——《启示录》第六章第六节

一

时值冬季。教堂尖塔、塔尖
凝固得像圣殿的蜡烛。腐朽的雪
从欧洲的天棚飘落。裹得紧紧的，

① 苏珊·桑塔格(1931～)，美国作家兼评论家。——译者



我身穿灰色大衣走过运河，
在一边领子上有一个深红的扣眼
平添一份刺客的冰冷的狂喜。
在铸在我手腕上的方棺里：
小国家通过图表的网络，空两行的，
复印表格向世界银行求乞，
我在那上面画了一个词：**可怜可怜吧**；

我坐在几棵瘦骨嶙峋的
椴树下的一张冰凉的长椅上。
其他两位绅士——黑皮肤已变灰，
就像他们同样的、系腰带的大衣——
走过白色的河。
他们操着典雅的法语
谈论他们黑暗的河流；
他们的钓钩上的蠕虫，繁殖着它苍白的镰刀，
能够使这冬季街道的收获变稀薄。
“那么我们能够靠你替我们弄到那些拖拉机了？”
“我说话算数。”
“我的国家可以问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吗，先生？”
沉默。
“你知道要是你背叛我们，你可无处躲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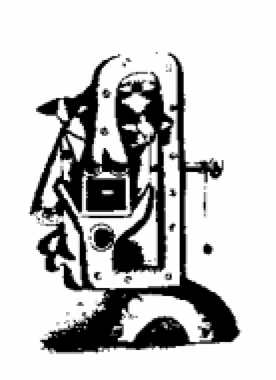
咬钓了。烟雾拖曳着它黑暗的呼喊。

在海地的窗前，我记起
一只壁虎贴在旅店的玻璃上，
白白的手掌，专注的脑袋。
一个孩子的手。可怜可怜，先生。可怜可怜。
饥馑叹息，像一把大镰刀
横扫统计数字的田野；沙漠
是一张移动的嘴。在这大地的怀抱中
10,000,000 无岸可傍的灵魂在漂泊。
索马里：765,000，他们的骨骼将沉入潮沙之下。
"我们将在布里斯托尔[1]会见你，签订协议？"
尖塔好像部落的长矛，透过凝结的浓雾，
裹在纱布里的受伤的教堂钟声的叫喊，
灰色的雾气包围着那阴谋者，
像一封贴在心口的密封的信封。

此刻无人会抬头看那喷气飞机
像象鼻虫似的消逝在面粉般的云团里。
有人乘坐头等舱，有人如此幸运。

---

[1] 英国西南部港口城市。——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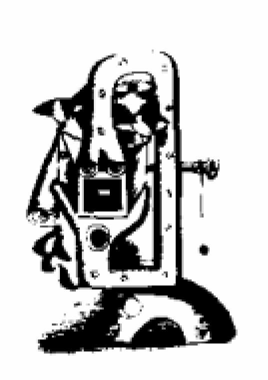
就像颠倒的望远镜，旅人的目光
迅速把个别的忧愁拧紧在
一个古怪数字构成的卵形巢上；
虹膜，与这地球互相勾连，
把它浓缩成零，然后是一团云。
从希斯罗机场[①]到我寓所的甲虫黑出租车。
我们是蟑螂，
让各国内阁猜谜，进入权力的
黑洞，身披外套甲壳，
绕着柱子急奔，打手势叫出租车，
狂舞着触角，与别的蟑螂碰头密谋；
我们传播乐观主义；当
内阁垮台时，我们头一个
奔逃，分别四散
回到日内瓦、波恩、华盛顿、伦敦。

在汉普斯台德[②]荒地滴雨的梧桐树下，
我再次读她的信，眼看着毛毛雨
像睫毛油似的涂污了其中的恳求。玛戈，

① 伦敦最大的飞机场。——译者
② 伦敦西北部郊区。——译者

我无法忍受眼看着各国人民在哭喊。
然后是电话:“我们将在布里斯托尔付你酬金。”
在发臭的被褥中的日子吞咽着冷茶,
电话被枕头窒息。电视
是一阵飘着无声的雪花的蓝色风暴。
我要点燃煤气,看老虎的舌头。
我正在为我必须做的事情排练
挨饿的极乐状态。而且没有慈善心肠。

我随着原始的水驱链轮转动,拼命地
探索历史的根源,从圣湖畔
芦苇筑就的公社,找到了
我的同情心。我借着油脂的
闪亮,在兽皮间嗅闻想像,
在所有种族中寻找共同的技巧。
我想见非洲被一片金光淹没,
幻化出最初的小麦和大麦田,
而在那黑曜岩石斧的灰暗时代,
我们野蛮人还在用赭石染苍白的死者,
用海螺合乎礼仪的阴户
为我们的庙宇镶边。
我在撒哈拉沙漠播下翻浪的谷物,



我的慈善心肠滋润了这些贫瘠。

我的专业是什么？十六世纪下半叶。
我的领域是一片湿冷的土地。身为萨塞克斯郡的大学教师，
我讲授詹姆斯一世时代[①]的焦虑：《白魔》[②]。
弗拉米尼奥[③]的火把惊吓了沉思的紫杉林。
引发的结局大步走来。我喜爱我的公爵夫人[④]，
她的灵魂的白炽火焰被吹熄在
冒烟的柏树林间。然后我看见儿童
像老鼠般在绿色的食物上狂跳。

我把他们忆起，乘火车去布里斯托尔，
我的血液是塞汶河的沉渣和银光。
在塞汶河口，银币闪闪发亮，
间谍的主保圣徒加略人[⑤]的酬金。
我想，谁又在乎有几百万人在挨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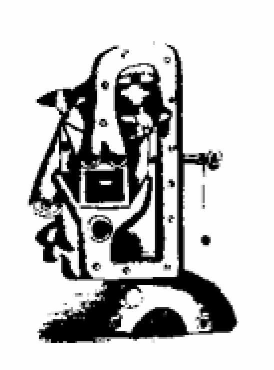
---

① 英王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1603～1625)。——译者
② 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1580～1625)作于1611年的剧本。——译者
③ 《白魔》中的人物之一。——译者
④ 指韦伯斯特的另一部剧本《玛尔菲公爵夫人》(1614)中的女主人公。——译者
⑤ 指加略人犹大，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为了三十枚银币而出卖了耶稣。——译者

他们上升的灵魂将减轻这人世的重量，
扯平它那闪烁着海鸥的水平线；
我们在日落时沿河口而下启航离去。

英格兰隐退。尾巴分叉的白鸥
锐叫着，环飞回来。
就连鸟儿也被它们的轨道拽回，
就连怜悯也有其磁场。
　　　　　　　回到舱内，
我启开威士忌，舷窗
起雾好似青光眼。到我喝醉的时候，
英格兰，英格兰就将是
海岸线上锯齿形的浅蓝色了。
“你真幸运，你要见世面了——”
的确，的确，先生们，我已经见过世面了。
浪花拍打着舷窗，景象变得模糊。

倚靠着热的栏杆，眺望着热的海洋，
我看见他们远远的，跪在热的沙滩上，
姿态虔诚得像蝗虫的臣服，



当庞斯[1]被甲的双膝把佛罗里达碾成
葬礼上白百合的芳香。

二

现在我来到了幻影所居之处，
我不怕幻影，而怕实物。
群岛的安息日祝福。
画有乐谱线的树叶上蜗牛的高音符，
黑人唱诗班的“于是乎”[2]
滑翔穿过椰树的风琴管。
越过披着白蕾丝法衣的肮脏海滩，
他们经过那身穿磨损的法袍
苍白而未刮脸的祭司身后褐色的泻湖
进入加那利群岛的水泥教堂；
当阿尔伯特·施威策[3]走向清晨的

---

① 胡安·列昂的庞斯(1460～1521)：西班牙探险家，于1513年“发现”佛罗里达。——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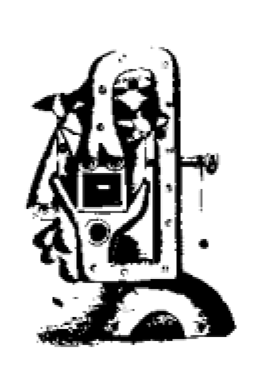
② 意大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所作赞美诗《对神秘的圣体的荣耀我们张口结舌》的倒数第二节的开头：“于是乎，在他躬身之前，我们将这伟大的圣体翻转。”此诗末两节一般在天主教领圣餐仪式时诵唱。——译者

③ 阿尔伯特·施威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非洲传教团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译者

和谐，走向饰有羽毛的烟囱时，
海啸高呼起生存空间，生存空间[1]。

黑色的脸上洒着不断的露水——
有斑点的巴豆上的露水、有
扭节的李树的硬叶子上的露水、
芋头的大象耳朵上的露水。
通过大象草丛中的白髑髅，库尔茨[2]的牙齿，
帝国的虚构在歌唱。星期日
从"黑暗的中心"泛着涟漪顺流而下。
那黑暗的中心并不是非洲。
那黑暗的中心是大屠杀的
白色中心里的火焰的核心。
那黑暗的中心是在消毒灯下
拣选解剖刀的橡皮爪子、
焚尸炉外堆积如山的儿童鞋、
白色祭坛上丁零作响的镀镍器械；
雅各布，在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寄给我如下诗句：
"想一想上帝并不会失眠，

① 原文为德语。——译者
② 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的长篇小说《黑暗的中心》(1902)中的人物。——译者



即使树木流泪冰川哭喊。
于是模仿他的冷漠，我落款：
达豪之后，而不是公元。”[1]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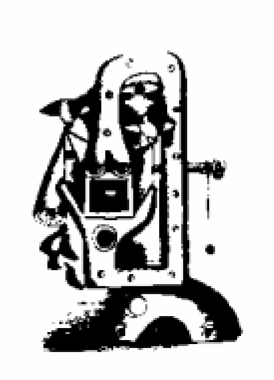
晚间女服务员拿来一盏灯，拉上百叶窗。
我在外边与群星待在一起。
早餐在盘子里凝结成晚餐。

没有什么海洋像我的脑海一样不平静。
岬角打鼾。它们像鲸鱼一样打鼾。
塞图斯，鲸鱼座，曾是基督。
余火熄灭，天空像灰堆般冒烟。
芦苇洗濯负罪的手，污湖
被染污。自从下了雨，一片
沙蝇之网从湿地嗡嗡而来，声音越来越大。
自从上帝死后，这些不再是他的群星，
而成了人类点亮的、含硫磺的、圣殿的供灯，

① 达豪是1933年～1945年德国纳粹设在巴伐利亚南部的集中营。英文“达豪之后”与拉丁文“公元”（直译意为“在主的纪年里”）的缩写形式都是AD。——译者

正是在这大地的黑暗的中心，
落后的部落在为他的遗体守灵，
伴着 deya[①]、小油灯，还有这盏床头灯。
不要把这消息透露给它们至福的无知。
就像虱子，就像虱子，这大地上的饥饿者
爬向生命之树。假如那些像这些
在光亮中洒落晶亮翅膀的雨蝇般挨饿的人
从尖锐的肩胛骨生长出脆弱的双翼，
滑翔到那棵树上去，那该是多么热闹啊——
啊，公正！可是火
把他们像害虫般浸透，配额
阻挡他们，他们仍旧是
旅游手册中让人怜悯的素材，
其中的段落好像火车的窗户，
因为那片土地到处展示其栅笼，
月亮像孩子似的瞪大了眼睛看，
我们转过一边去阅读。兰波[②]曾得知这情况。
　　　　　　　　　　　兰波，在黄昏，
手腕在水中懒散地拂过由羽饰的日期

① 不是英语，可能是一种土著语词，据上下文看，可能指一种照明用具。也可能是意大利语"日光"(dia)的土语变体。——译者
② 阿尔帝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译者



依然保存在罗马卷宗里的神殿，
知道我们对于一张人脸不比
对于亚力山大图书馆灰烬中的书卷更关心，
知道清亮的水不能给他的手染上颜色，
一如诗歌一样。单桅船的剪影
滑过河流耀眼的银币；
那河流，无穷无尽，每夜都掩盖
一个普通的秘密，直到我们偿还了同一笔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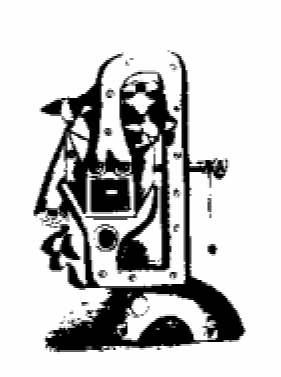
四

出鞘的利剑大步走来。
它伸展到空旷的海滩的长度；
渔民的小屋紧闭上眼睛。
一阵惊悸摇动棕榈林，
那旅人蕉上都是汗水。
他们已发现了我的避难所。菲利浦，昨夜：
“老爷，昨天村子里来了两位先生，
打听您，而您正在城里。
我告诉他们您在城里。他们让我告诉您，
不必着急。他们还会回来。”

像簇簇云团，而且没有慈善心肠，
象鼻虫会把堪萨斯变成撒哈拉，
蚂蚁会吃掉俄罗斯。
它们柔软的牙齿将造就，而且没有慈善心肠，
丰收的荒凉；
褐色的地球像讨饭钵似的开裂；
尽管你烧掉海洋般的多余粮食，
而且没有慈善心肠，

但是，穿过细细的麦秆，
冒烟的麦茬，蚱蜢仍在
阔步而行：第三骑士，
头戴皮盔的蝗虫。

1981



幻想的和平季节

那时，所有的鸟类部族啾啾唧唧，
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一同举起
这大地壮阔的阴影之网，
在其中穿梭来往。它们抬起
无路的山坡上颀长的松树的影子，
黄昏街道中装有玻璃墙面的塔楼的影子，
城里一家窗台上一株脆弱植物的影子——
那网如黑夜般无声升起，群鸟无声地鸣叫，直到
不再有暮色、季节、衰败或天气，
只有这幻想之光的行进路线，
哪怕最狭窄的阴影也不敢把它打断。

人们抬头观望，却看不见身后拖曳着
在冰似的阳光中闪耀的银索的大雁和鱼鹰
牵引着什么；他们听不见

大群的椋鸟正在发出和平的呼喊，
把那网背负得更高，将这世界覆盖，
就像葡萄藤遍布果园，或一位母亲扯过
轻颤的纱帐盖在辗转入睡的孩子
轻颤的眼睑之上；

正是那光，

你将在黄色的十月傍晚在小山坡上
看见；听说的人谁也不知道
何等变化给渡鸦的聒噪、
沙鸻的尖叫、环颈红嘴鸦的啼鸣
注入了对这些鸟儿所栖居的乡野和城市
如此伟大、无声和高尚的一份关心，
除了那是它们季节性的路过，那是爱，
被变得没有季节，或出自它们天生的高飞特权，
某种比对它们下方共处于窗户和房屋的
黑洞中的无翼生物的怜悯更明亮的东西；
它们以无声的鸣叫更高地抬起那张网，
凌驾于一切变化、对落日的背叛之上；
这季节仅持续片刻，仿佛
暮色与夜暗、狂暴与和平之间的停顿，
但是，对照我们的大地的现状，它已持续得够久。

1981